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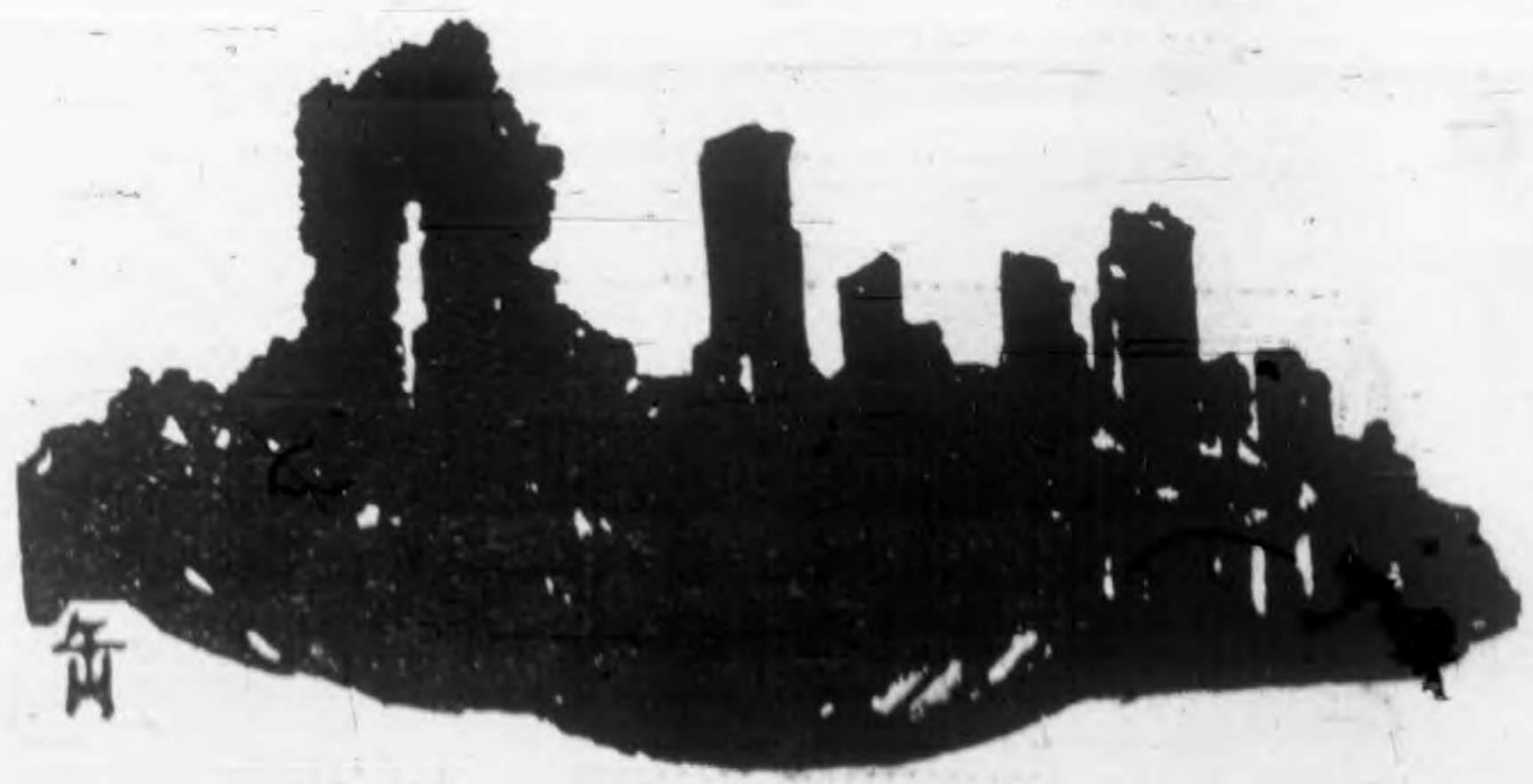
NON-CIRCULATING  
This book may not be taken  
from the library

# 燕大月刊

第四卷

第二期

贈閱



525.8211  
174-5  
2

# 燕 大 月 刊

第 四 卷 第 二 期

(一九二九年四月)

## 目 次

玉簪花受粉受精結實之順序研究提要.....	李建藩
中國之向北移民.....	鄭林莊譯
黨治下之福建財政.....	陳雲章
談談歷史.....	徐琚清
鄉村的城市化和社會化.....	李安宅
夢之研究.....	夏斧心
花 (Malloch 著).....	郭燦然譯
譯序.....	李安宅
袁枚文論類抄.....	李振東
淚書.....	Y I 女士
陰歷元旦記前幾天所見.....	陸志韋
在這樣的黃昏.....	落 寞
月.....	琴綠女士
到我醒時(英國霍勃女士著).....	韋叢燕譯

編輯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發行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經理部  
印刷者 北平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北京書局

# 玉簪花受粉受精結實順序研究提要

李 建 藩

玉簪隸於百合科之紫萼屬，花大而美，作純白筒狀，每夕發花，馥郁無比，匪特爲土蜂飛蛾所喜，即脊椎動物之人類亦愛賞之，以是成爲普遍之栽培植物；而人類有好事者，取其花，施以人工受粉，而從事於其受粉，受精，結仁諸現象之研究者，則成作者今之論文也。

紫萼屬植物，共十一種，皆產極東，尤以日貨爲多，自一八七八年輸入歐土，乃爲一般植物形態學者所著意，但自德人司特司伯哥氏研究紫萼屬，發見其花受粉而不結種子，秀而不實之說大盛，而關於紫萼屬植物之有性發育問題，乃無問津者焉。

作者於前年夏，以家產玉簪，施以人工受粉，不期月而纍纍者皆玉簪之果也，剖而視之，皆含種仁一枚，其方位，形態與通常受粉受精而成者無少差，乃知前人之說皆謬也，夙夜匪懈，乃致力於有系統之研究。

此花受精問題，無可論述者以其與一般百合科植物大致相同也。花粉在雌蕊柱頭上生長管，直穿子房，乃至中央種子所在之處，花粉管直伸入種子，攜帶兩枚雄胞核同入，其一與種子尖端之卵胞結合，由此分生發生種仁（胚），其二則深入胚囊，與囊中中央核結合，再分生，裂殖乃構成種仁之營養組織，即胚乳是也。

胚乳之發生與一般百合科植物不同，胚囊中央核與第二雄細胞核結合之後，分裂甚速三四日內胚囊內已有四十八至百餘細胞核，散處

其間，此等細胞核將形成胚乳，皆裸而無膜故非完全之細胞也，裂殖甚速皆貼附於胚囊之內壁，終成一連幅單層之細胞核葉。各核間綴以網狀之細胞素。至是各細胞核相接甚密互相擁擠，但生息機能仍未停止。地盤有限，未謀他方進展不能圖存。於是各細胞核乃團聚其周圍之細胞素，形成一完整之細胞，細胞膜亦應運而生焉。此胚乳細胞層向外則侵蝕胚囊內壁之營養組織，向內則努力填充以塞滿中間空隙為度。故至種子成熟為止，剖視之，胚乳作甘飴狀，充塞於種皮之內，甚固實。（常食之米穀，其主要部分即胚乳也。）

總之玉簪種子胚乳形成之順序其特點有（一）為急速分裂（二）為長時間之裸形細胞核之裂殖。類此現象散見於少數單子葉，及雙子葉植物例如毛茛科及蘿藦科之蘿藦屬等。按美形態學郭爾特氏之意，當列為原始性質之一。可以與下級植物如松柏，蘇鐵等裸子植物之胚乳發生順序相比也。

種仁之形成，可論述者頗多。所見諸現象亦多奇特，為百合科植物所稀有者。後尚另文述之。大概言之，玉簪之種仁當屬於原始之種類，與百合科較高之百合，蒜，葱等之種仁形成之程序，乃大相背謬。在單子葉羣中與之相類似者有眼子菜科，蘭科各一種及禾本科之野麥是也。

本文得李汝祺博士全力指導，不勝感荷之至，識此致謝。

年來埋頭試驗，所得僅此，何足言也。自遷來城中，居地寂靜，母校生活有如隔世，於百忙中草此以奉月刊且就正於師友。 三月三十一日

## 中國之向北移民

鄭林莊譯

這篇文章爲Walter H. Mallory 氏所作，載在Foreign Affair的第七卷第一期裏面。內容雖然有些地方不合於我國讀者的心意，但在這中國無意中做成的滿洲移民的驚人的舉動中，國人少有注意到這問題的時候，其中還有不少材料，足以引起我們的注目和研究的興趣。中國的滿洲移民的傾向，是自然的結果。不過在這事事還待建設的時期，國內沒有人注意到這個重大的問題。現在的華北的無知的移民，在滿洲的情形，實有不堪目觀的。去年暑假路過大連，見該地的山東會館所設的山東難民收容所的宣言，內容已不十分記得，大約有幾句說：『……………山左同胞，受天災人禍之蹂躪，不得不挺而走險，出外謀生……………其中不少無知之輩，不免受人愚弄，身敗家亡有由於此……………』由此可見他們的情形是怎樣了。如果國人能够分點工夫，討論討論研究研究這個問題；未始不可由這自然的結果的移民運動，得着個解決最複雜的滿洲問題的方法。這篇文章概論中國的向北移民的情形，特別注重滿洲方面，所以我願把它介紹給讀者。

滿洲簡直就可以叫做遠東的比利時。這個中國的前朝的古國已有幾十年爲中日俄三國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勢力所縱橫。它是日俄戰爭的爭點。羅斯福 (Roosevelt) 曾利用他的權力來阻止這個能顛覆太平洋

已成的均勢的爭鬥的結局，延長到後日再來解決。今日的爭鬥的原因還像先前一樣，是經濟的和武力的侵略，不過後來又加上了近代中國人用罕有的生力來發展的國家主義的因子。

中國要把滿洲由理論的變為實際的民國的正式部分，而為別省的過剩人口的家室。它想開墾牠的生產，為人民謀利益。它要奪回已為他國所得去的不但能擷去它的物質的利益，而且足以牽動它的興衰強弱的特殊權利。

日本也要開墾滿洲，不過其目的只為謀它的人民的利益，利用它在日俄戰後所得的特殊利益，它得着無限量的原料和食物的供給，日本就在滿洲另闢天地。用這種手段，滿洲被織進日本的經濟的羅網中。日本已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因此它能在近四十年以來加倍了它的人口。它為奪取滿洲的特殊利益，不惜和一霸國開戰。所以那是意料一定的，它要採取各種必需的步驟來保護它所得的。

在背後還有蘇維埃政府，現在它還沈溺於治理內政，但是為要發展它的商業到海參威去，它一定也要經過這片地。它的太平洋策略依賴着滿洲來實行，至終牠就要做了它的東方海岸的保險了。海參威可以由莫斯科經過俄羅斯境內的一段的蜿蜒的鐵路而達到，其直線要穿過滿洲的心腹內地。異於只為得着滿洲的幸運的政策，俄國的政策在早已是為得個暖水港來代替它在朴次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的損失，所以這種念頭又要影響它的行動是意料所及的。

這些全是背景。在前面即有中國的狂烈的國家主義節節地進行，但是缺乏有效的組織；還有日本政府，採取積極的政策，負保持滿洲和平的責任。橫跨這幅全圖，即影射了蘇維埃的預兆的影子。

正值政治舞台上許多危險的現狀的時候，其外仍有一種進行得

很慢，幾乎看不出來的經濟勢力。牠至終會使政治問題稍易於解決。滿洲是富饒的。日本從那裏得着它所需的原料和食物。它增加鐵路的幹線來開墾這塊地。俄國的商品運過了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而中國由於往滿洲移民，每日對此地的把握更加牢靠。這個移民運動在先是慢慢的，但是逐年地增長，到現在已成為世界最重要的人口徙移了。

滿洲居於長城之外，有地三十六萬三千七百方英里。面積約有中國本部四分之一大，而人口即不夠中國人口之百分之六。由全體觀之，它是一塊富沃的肥田，可以容納與中國十八省密度相等的人口。平地即大於中國本部，不過天氣比較冷，所以不宜於過密的住民。

較可靠的雨水和較少的水災使五穀的收成有望，而在南方的大平原即人工常處於雨旱的恐怖之下。

雖然近年以來中國當局曾用強力把滿洲歸併於本部十八省，但是滿洲始終像是中國的附屬地，而不是它的一部。滿洲是滿族人的策源地。他們曾在一六四四征服中國。他們不但不把滿洲加入擴大中國的邊幅，而且特別諭導那些跟着皇帝進京的勝利的旗人的後裔，回去開墾他們的家鄉。所以在清朝的時候，滿洲是當做不歸本部的附屬國管理的；不過一九〇七四月二十日的聖諭令滿洲三省——盛京(奉天)吉林和黑龍江——合併為在總督理治下的東三省。

到這裡我們有理由來解釋為什麼這塊幸福的美田，離着人口密度很高，且有時過於擁擠的地方這樣近，而在今日能居住得這樣稀疏了。經濟的定律曾失去了功用，他們也曾將政治的現象置之不論，但是近世以來，他們常受爭鬥的擾亂。

如果考查中國古代歷史一下，可以看出，它的事實很近於羅馬。它的人民是一支務農的民族，佔居在大平原，自己發展一種文化。

但是他們四面爲野蠻種族所包圍，其中最野蠻好鬥的要算在北邊的滿洲和蒙古。他們侵犯中國本部，佔據了許多地方，建下幾個朝代來治理這些溫和的中國人，直至他們被吸而同化了一後，又興起別個野蠻種族的侵略的波浪了。就是隔離中國和滿蒙的長城，也不過祇能做暫時防禦而已。

但是中國並不完全佔在失敗一邊。北沙普(C. W. Bishop)——史密司孫局(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考古家——說，在滿洲可以找着，史前的文化和黃河流域石器時代之末的文化相同。這就證明在史前南滿州至少也是居於中國文化區域之中。後來松花江及黑龍江流域的東古斯族(Tungusic Tribes)似乎有南遷的舉動，一直退到現在長城以南的地方。全個歷史差不多儘都是農業的中國民族爭紮着把北方的犯邊民族驅逐出去的材料，但是後者却即亟亟於征服大平原的人民。

在有史之初，介於中原和滿洲之間的，是一座密林。中國古史的記載儘是如何伸展勢力到這個地方去的事實。起初他們成功了。這無疑的是由於當時中國已有銅兵器，而北方的敵人還在晚石器時代。到了西曆紀元之初，東古斯族也有了金屬和馬了。有了這種戰鬥力和可動性的增高。讓他們能對中國反戈相向。從此以後，各個種族——最後的是滿族——不但能保持滿洲的領土，不讓中國染指，而且實在還征服過中國。

然而這些北方的民族，祇做到比較的暫時的武力的政治的佔領中國領土，他們沒有殖民。就是十七世紀的滿族的侵略也不是文化的，不過是以武力作後盾的軍事侵略而已。當他們在境內的時候，中國人同時在種族上文化上慢慢地同化了他們。最後還是勝利的滿族失敗，因爲他們的人數太少，文化落後，所以不能和無數的中國人相頡頏。



但是到了清朝滅亡的時候，滿洲還不是中國殖民的地方。那是無可疑義的；如果滿洲人沒有這種兇很好鬥的天性，和他們不願意分他們的土地的心，中國農民早就佔據了滿洲了。就算這樣，中國在歷史年代之始(紀元前八百年以前)，還曾重佔回和移殖了在史前所失去的土地的一部分，還把長城以南的土地完全歸入中國文化的區域以內，無論是否曾政治的征服過。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不論中國人的愛好家鄉的性情是如何，他們有一種向北侵佔入於富沃的滿洲平原的傾向。雖然滿洲人的政策是要防止中國人的侵入，但是當他們稍微放鬆或中國本部的情形是這樣的難堪時，中國人寧可冒險忍苦來移殖。在這種時期移殖率增加得很快。有一個例子，就是在十九世紀，爲要補充國庫的緣故，就把松花江流域的土地賣給中國人，依着羽克 (Abbe Huc) 說：『中國人像肉食鳥一樣地冲上前去，用不了幾年，他們就能得回古昔的所有者的一切的可紀念的東西了。』也許是因爲這種移殖的動力的加速度，滿洲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已不是滿洲人的，而是中國人的了。南部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實際是上朝皇室的發祥地。如今中國已有這種十足的能力，來迎會吞併外國的文化，克服異國的特性和風俗。現在所剩下的幾個特異的滿洲人，也隨着說中國話，和過中國式的生活。其餘的都被驅回蒙古去，最北的到了松花江和黑龍江流域去。

一八七八官方撤消了禁止向滿洲移民的諭令，於是中國人就穩穩當當地流進滿洲去。自從一九〇〇官方曾鼓勵過移民運動，但是在有了這鞏固的向北移動時，官方也沒有強逼過人民做這空前的退出華北的舉動。

據南滿鐵路的報告，從一八八〇以後，滿洲人口增加如下：

	人口總數	每年增加最
一八八〇	九·一三一·二四〇	
一九〇〇	一四·三三八·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	二二·五一三·七五〇	四〇八·〇〇〇
一九二七	二六·三六五·三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

現在的人口，大約有八十萬是朝鮮人，十二萬是日本人，十萬多是俄國和其他外國人，其餘都是中國人(滿洲人在內)。

不幸沒有個正確的統計來追索這侵入滿洲的舉動。但是近幾年大連港的人口出入數目還有點用處，因為它是移民必經之地：

	由中國來的數目	回中國的數目
一九二四	一六五·〇四四	一〇七·四五五
一九二五	一九三·八〇二	一九五·八一六
一九二六	二五四·八六三	一三四·四六〇

又有報告說，一九二七有一百萬個移居的，一九二八的估計在二百萬與四百萬之間。

還有待解釋的，是在移民以外，還有勞工的季候的遷移。在上表所列的由大連回中國的人，多半是這一類人。有許多年，就是在建築鐵路以前，每個春天已經有些勞工由山東或直隸流入滿洲。到了秋天，他們就帶了所賺的，回到家鄉去。在鐵路修成以前，他們徒步走着。就是在鐵路修成以後，他們還是走，因為起頭的車費要九塊錢，而一個月的食用却用不了這些，時間對於中國農民是沒有價值的，他寧願走着把多餘的花費省下。後來鐵路當局定下了一種特例，現在每年的移民多用敞蓬車把他們運到目的地去。這個辦法現在已經證實是鐵路的意外利益。他們能夠自己上下，而且能夠裝得這樣多，鐵路所

收的利益，比普通還要多。

有些個季候的勞工，在這幸福之田找着了一塊長遠的住處，偶或就把家口帶到這新的地方來。但是如今所發生的移民運動並不是個季候的，雖然這『春來秋去』的人也是全圖的一部分。在去年，這勞工原子不過是全部的一分而已；五分之一是婦女和小孩，今年的成分還要大。現在的男人想在那裏落戶的已較從前多了。

如今的注入滿洲的人流可以分做兩支一支順着平奉路；一支由華北各埠到大連，再順着南滿線進行。他們在長春相遇，至於那些還沒有得着地位的仍繼續往北進行，到了哈爾濱再作扇形的分散。有些順着中東路到西北的俄國邊界去，其餘兩大支流之中，有一支向東北入於松花江流域，其他一支就轉入東南，順着鐵路到海參威去。他們多半到了大連以後，就帶了他們的子女日用家具，步行四五百英里的路程，到他們的目的地去；有些盡能力所及來坐車，然後步行所餘的路程。他們有許多是襤褸窮困面黃飢瘦的。

依楊華特(C. Walter Young)說，六十三萬個中國移民，於一九二七前六個月分布於滿洲如下：

鴨綠江	二五・〇〇〇
松花江上游	一〇〇・〇〇〇
南滿其他各處	七五・〇〇〇
圖門江	一五・〇〇〇
嫩江上游	三五・〇〇〇
長春以北	三五・〇〇〇
中東路西部	六〇・〇〇〇
中東路東部	一二五・〇〇〇

黑龍江	一〇・〇〇〇
松花江下游	一五〇・〇〇〇
共計	六三〇・〇〇〇

正當這巨大的滿洲移民運動發生時，有一支小的，但是同樣重要的移民，由華北移入蒙古去。蒙古的面積大約有中國本部的百分之九十大，但祇有全國人口之百分以一之一分五。雖然只有邊界是可以居住的，不過如今還有一大部分，祇是很稀疏地為蒙古人所居住。估計中國人，在五十年以來，每年侵入這塊地方的遠度，為一英里。自平綏路築成以後，速率稍為增高。殖民由北平到張家口，或者再過去。中國在該地的官員，也極力設法從蒙古族得些土地來作殖民之用。所以沿着中國本部的北邊，時常有侵略的行動。

什麼是促進這人流注入中國北界的屬地的肥沃流域的原動力呢？中國人本是保守戀家的人，他們沒有冒險的天性。他們的祖宗的坟墓可以讓他們死守故鄉不動，他們的古聖先賢也留下最穩重的成語，交給他們的子孫，說安居故鄉強於到外方去冒險吃苦。所以在性情上宗教上言語上，中國人是一個安居故鄉的民族。很明顯地，在普通的衝動以外，必定有別的力量來使這人流動作。

多數的移民是從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山東省來的。在山東有些地方的人口數目到了每方英里三千人，這還不包括城市的中心，而且，山東不算富饒，中國人把他們的省分分做三等：富饒，中庸，貧困。山東省屬於最後一等。它的土地是沙礫的，時常鬧旱災，而下雨又時過量，黃河又時常泛濫為禍。直隸是其餘多數的移民的故鄉，雖然有較富庶的土地，但也是旱潦無常的。

造成近年來最厲害的饑荒的一九二〇年的水災，就發生在這兩

省。一九二一，黃河氾濫，淹沒了山東省東北部的一大片地方。一九二四，一最可使居民紀念的水災淹沒了直隸平原，傷害了無數的農產，損失約為二萬萬圓。一九二五黃河又在山東西部缺隄，淹過千餘個農村。一九二七，又有另外一個兇悍的水災，影響兩省的一部分。在這時時發生的天災以外，還有爭戰的不幸，武力的非人道的屠殺，兵士食糧的勒索等人為的災禍，於是就有了使最保守的民族離開故鄉的情形，只要他們有車費，和旅行時的支持生活費。他們知道在滿洲可以得着更好的境況。這些更好的境況是由日本的勢力，和它的在該地保持和平的決心，而得來的。這就是人的見解的錯誤的証例。日本的政策極被中國政府所反對，和公意所不滿，但是惟因這種政策纔能使中國的由於政治的紊亂和內爭的頻仍所生的難民，得着安身之所。羅斯福 (Mr. Nicholas Roosevelt) 在他的新著作『不平安之太平洋』(The Restless Pacific)裏說：『滿洲，很感謝日本當局的保持和平，和南滿鐵路會社的順利工作，成了近二十餘年來中國人能安居樂業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之始，很可靠的估計過，在華北一帶有一千萬難民。在這一年，大約有二百萬移民是由這些難民來的。

到滿洲去的習慣已經造成了，該處的優美生活也很明顯地證實了，現在正進行的移動，如果不被人力所限制，一定要繼續下去。中國人口的生產率很高，人口生產，過於土地所能供給。所以，終久他們不是遷移便是餓死。自然，如果沒有阻礙他們一定要遷移的。那是一定的，要同化，偌大的注入該地的新殖民，不是容易。現在他們不但有政府和鐵路管理的賦稅，也有為慈善機關的賦稅了。移民的情形已經不算好，若是難民的數目增加，而兩處的情形同是一樣的鬧飢荒，這就足以讓成滿洲移民的暫時妨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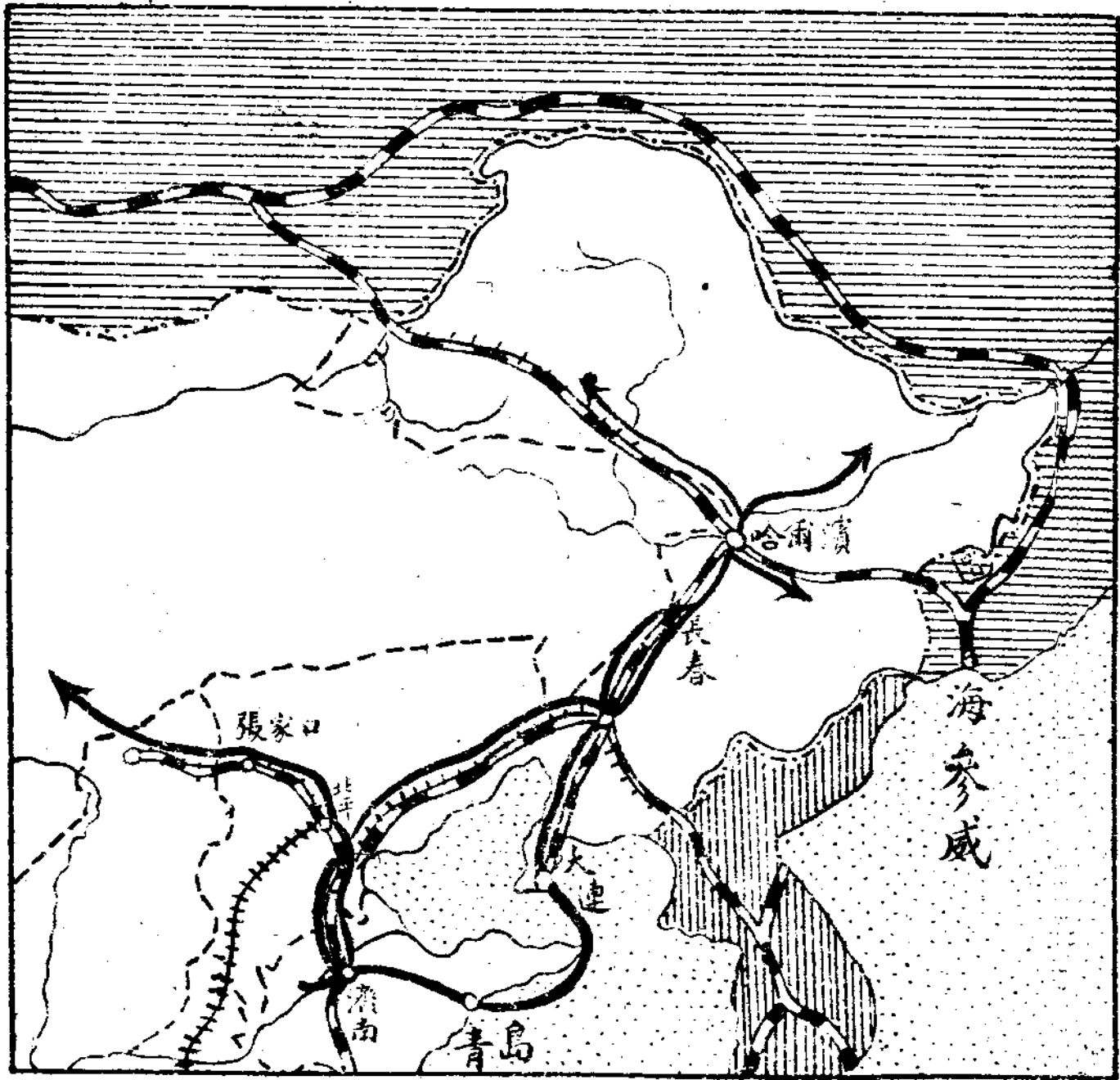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中國是亟亟於拓殖滿洲，而在日本和俄國方面，即想阻礙中國在該處的殖民運動。俄國雖然反對這種殖民，但是現在也沒有能力來伸張它的勢力，而日本近來即極力贊成。因為日本的原意，本是想它自己來拓殖滿洲，在日俄戰爭之後，它就宣佈要在十年以內，遣送一百萬移民到滿洲。可是到了現在，已過廿五年，在該處的日本人還不到該數目的八分之一，而其中祇有一半是農民。

日本已不能導領它的人民移殖在這生活程度不及家鄉的地方。日本人要到生活程度高而與中國勞工競爭不厲害的澳大利亞洲或美洲去。並且從抬高土地價額上，他們得不着利益，因為中國已成功於防止日本於特別區域之外再租借任何地方為殖民或別的緣故之用。不能和中國農民競爭是日本殖民政策失敗主因。但是因滿洲的將來——也許是日本的將來——完全基於它的土產的開墾，因為中國已明白地證實有能力來做成這件事，日本似乎還要繼續現在的政策，用各種可能的方法鼓勵移民。

在現在的紊亂情形之下，說不到將來的結果是怎麼樣。但是可以記着的是：在武力的和政治的侵略與有效的殖民之間有大分別。為後者，我們在密瑟西比谷（Mississippi Valley）的歷史裡，有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的先鋒不但和土人爭鬥，而且也迎拒法國和西班牙的公開的反對。恐怕結局中國人也要這樣做。

估計這滿洲的難解的問題是否能和平了結，是離確定很遠的；自然，有許多人以為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若能强有力的治理滿洲，或能移去別國的野心，而遠東的罅隙的一個原因也就消滅。不過危險在這裏：破裂會在中國達到能穩固地統治的程度以前發生，如是它的增長的勢力，反能促進它的擾成，到如今這個證明它能開導滿洲民族的

# 中國向北移民圖



殖民運動仍然繼續下去。總之，現在中國主權的根苗已每年更穩固地長進中國最富饒的附屬地的土地裡去了。

## 黨治下之福建財政

陳雲章

### 小引

福建地處東南海濱，地瘠民貧，工商業異常幼稚。全省財源最盛之區，厥爲閩南一帶；漳泉地宜種烟，烟稅爲歷來軍閥唯一可靠稅源。溯自陳炯明民七入漳實行此種捐稅後，閩屬駐軍，無論南北，無不以之爲餉源；所以勒種烟苗之風日熾，即冠冕堂皇之黨軍，于軍政時代，亦不得不以之爲籌餉出路。然貧瘠不堪之福建，經李厚基，許崇智孫傳芳，王永泉，周蔭人等之重重剝削，財政狀況已成百孔千瘡，不可收拾之局。現際黨國建設時代，中央特派前總司令部軍需課長徐桴氏長閩財廳，諸凡正在整理，福建財政前途，實有厚望焉。

黨治下之福建財政，可分爲兩期：（一）財務委員會時代，（二）財政廳時代。第一期，正植黨國軍政期內，何應欽部轉閩入浙，正式省政府尙未成立，設財務委員會爲臨時全省財政最高機關，在此期內，計政唯一任務，厥爲籌餉接濟前方；第二期，省政府正式成立，取銷財務委員會，設置財政廳，計政建設始焉。

### 財務委員會時代

十五年十二月二日，何應欽部入省後，最急任務厥爲籌餉入浙，與改編上下游民軍。兩項工作，需款頗巨，乃組織財務委員會爲全省



財政最高機關，任命東路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何玉書氏專責其事。何氏登台，即以翌年茶稅向商家押借三十萬元，以全省捐稅向商會押借一百二十萬元，向漳屬各縣派借二十萬元，向廈門商會商借五十萬元，藉以發給積欠餉項之一部。然每月軍政費支出，最少要一百萬元左右，——東路總指揮部及第一軍各師每月二十四萬七千元，第十七軍每月二十五萬三千元，獨立第四師每月十一萬元，新編各路民軍伙食費十一萬元，後方病院一萬元，各部留守處及政治部六萬餘元，省各機關維持費十餘萬元，——而收入方面，閩北稅收被民軍廬興邦部郭鳳鳴部何龍昆部等截收淨盡；而最富之漳泉二屬，每月只有二三十萬元到省。是每月一百萬之省庫支出，全靠省垣稅收。所以黨軍到閩以後，一切捐稅，不特悉仍其舊，且為別開生面，創辦新稅多項，乃組織新稅委員會以專其責。中央為欲整理閩省稅收，冀能負擔所派之蔣部北伐軍費八百萬元，乃派李鴻基氏來閩任財政處長，以前所成立之財務委員會為議事機關，以財政處為執行機關，一切收入機關概歸財政處管轄。未幾，因與財務委員會職權上糾葛不清，李氏離職去閩。適是時前方需款孔急，政治會議乃議決整理舊稅，并採新稅委員會所研究之結果，創辦新稅多項，茲略述如下：

(1) 房屋稅 凡在福州廈門漳州及其他縣市區房屋，均借租一月，辦法大致如下：(一) 房屋租價在五元以下者不借，五元以上者借半，十元以上者全借；(二) 此項借租由房東負擔，租戶代納；(三) 自置自住之房屋，以附近者為比例，估值租價，納租一月。

(2) 牌照稅 稅率以資本多寡而定，不及二百元者徵稅二元，二百元以上者抽收百分之一。

(3) 內地稅內地稅即二五附加稅，實行以來，本由閩海關監

督兼辦，嗣財務委員會設專局辦理，乃向閩海關監督接收。

(4) 煤油汽油特稅 二稅按廣東成例，設煤油汽油特稅局，徵收進口附加稅。其稅率為從量性質，每噸應貼特稅印花大洋五角。

(5) 房地產契據清查費 凡民間私有房地產契據，無論新舊須于限定期節內呈繳契稅清查處查驗。未納稅者照章補繳，已納者另繳清查証費，否則所有契據概歸無效，如遇涉訟，失物權之保障。

(6) 官產處 福建官產經歷來軍閥之搜括拍賣，所餘無幾。前此將官產處職務附于財政廳內，藉省經費；此次經財務委員會之議決，復設置專處，派員四出調查。結果，以七城門魚池概系完全官產，丈量估價，派員按戶推繳官價，城台魚肉市場亦指為官產，劃價投標拍賣。

(7) 印花稅按照舊例，薄摺只貼印花二分；新章援照粵省成例，要貼一角，雖經各商幫再三反對，亦未照准。然實際收入，增加無幾；蓋印花多係各區各幫包銷，貼額雖規定增加，而領額泰半仍舊。

(8) 私有槍枝照費 福建自民十一軍興以來，匪風日熾，上下游人民為自衛計，幾無鄉不有槍枝，或充私人之用，或充團體之用。經政委會議決，無論私人團體，凡有槍枝均須呈報該管官廳編號加印，繳納照費。此雖含有檢查性質，亦可增加收入。

(9) 禁烟處 禁煙本屬內務行政，應歸民政長官直轄；惟禁煙為大宗收入，國民政府以之隸屬於財政部管轄，亦增加收入之出路。

除以上各稅收外，尚發金庫券二百萬元，以全省捐稅為擔保，定期十七年一月起每月兌現四分之一，四個月兌清。售券手續，分為四項：(一)由財政處劃定數目，分發各繁盛市區商會派銷二成；(二)

由財政處分配各包商稅局照額每月派銷二成；（三）由財政處查明各縣情形，劃定數目，分發各地官廳勸民應募；（四）各機關職員按薪俸分別搭發。此外尚設優獎之例，凡應募一千元者每百元回扣五元五百元以上者每百元回扣四元，百元以上者每百元回扣三元。到兌現時期，准抵納各項稅款，以固信用，以便通行。

在第一期內，財務委員會雖竭力創辦新稅，整頓舊稅，以裕收入；然仍入不敷出，而軍政費大部份尚靠借款。所以自黨軍入閩以來借押之款，不下千萬元。每次借款，泰半派于錢莊，莊東為避免借款起見，於十六年春均遲遲開市。但閩省商人平常均恃錢莊週轉；入春以來，青黃不接，相率倒閉者在百家以上，負債多者幾十萬元，少者幾萬元，閩中金融為之益亂。大洋跌價，每圓本值福州台伏（福州本位幣）一元零五六十文，竟跌至九百數十文，輔幣每角本值八十文，亦跌至五六十文。市面紛亂，謠言紛起，竟訛傳上海中國銀行擠兌，致福州分行擠兌，每圓僅值七八折。總之，值此軍政期內，苛捐雜稅，借款軍債，在所不免；結果，有資者囊金懼炫，致無資者週轉不便，金融停滯，物價昂漲，而民生益困矣。

#### 財政廳時代

第一期之財政，除設法增加稅收以充軍政費外，對於民生建設，鮮有留意，所以一切苛捐雜稅悉仍其舊。然時值北伐期內，中央無暇顧及，致省政府遲遲不克正式成立，而計政樞紐握于臨時財務委員會。迄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省政府組織就緒，中央特任陳培錕氏長財政廳，並特委陳亮氏為會辦，而財政建設始焉。陳培錕氏老于福建財界，而陳亮氏出身閩南民軍，只對於福建財政情形極為熟悉。兩氏到任後，即發表整理計劃，大體可分為兩步：第一步，謀出入相敷；第

二步，謀財務行政統一，以裕收入。福建全省地方收入，年僅幾百餘萬元，財政紛亂，實濫觴于此；故欲謀收支適合，要以國家稅（每年一千餘萬元）補充之。是以財廳整理計劃，第一步即請中央准將國家稅暫緩解京，並令各國家稅徵收機關將各項稅收一概解繳省府；支出方面，軍政費兩項亦要劃分。軍費新編軍部每月規定五十萬元，海軍陸戰隊每月規定二十四萬元，政費則以成數平均分配各機關。前此各地軍隊多自行設局派員徵收稅徵收稅項，海軍于防區內亦設徵收機關；所以欲謀財務行政之統一，上下游私設徵收機關概應歸財廳直轄，派員管理。然當時財廳所委徵收委員事實上多不能接任視事蓋各地稅收多被軍隊截留，且上下游匪勢猖獗，所派往之徵收人員甚至有身羅匪難者，卒致統一財務行政計劃不克實現，入不敷出，困難萬狀。最後只得借債三百萬元，以濟急需。然每月收支不敷之數約在百萬元，而此三百萬元之省債何濟于事。雖何部早已離閩，每月軍政費尚須一百二三十萬元，計十一軍軍餉月五十萬元，海軍月二十五萬元，盧興邦部月十萬元，行政費黨費月三十萬元。且中央復派員來閩保管國家稅，匯解國庫，而省府收入所餘更無幾矣。

#### 十六年度收支清單

福建自民國紀元以來，未曾有年度清單報告，十六年為黨治下之第一年度，財政狀況雖極形紊亂，然國地收支尚有清單公布，以示財政公開。茲轉錄于下，並擇其要者分別討論之。

#### 十六年度國家實收清單（見銀行週報第五百六十六號）

一 鹽稅一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元零二分。

查國家鹽稅年額約二百六十四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駐軍截留，或由運署收撥其他費用，未准報案，無從開列。

一關稅九萬七千三百六十八元一角四分。

查關稅年額約二十八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駐軍截用，或由監督署收撥，未准報案，無從開列。

一印花稅九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元九角九分。

查印花稅年額約七十萬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駐軍提用，或由該局收撥，未准報案，無從開列。

一菸酒稅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八元四角。

查菸酒稅年額約七十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駐軍截留或由該局收撥，未准報案，無從開列。

一釐稅二百一十五萬二千零三十七元七角三分。

查釐稅年額約三百五十九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駐軍撥用，未准報案，無從開列。

一禁烟二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元四角八分。

查禁煙收入年額約一百三十九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駐軍截用，或由該局收撥，未准報案，無從開列。

一田畝捐一十萬零六千一百七十二元八角六分。

該捐前奉省政府明令廢止。

一硝磺八百六十元零六角。

查爆烈品原額年約四萬五千六百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特派員公署收撥，未准報案，無從開列。

一特稅新稅一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六元九角七分。

查煤油內地稅原額各七十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由特派署收撥，或由海軍支應局收用。

一特別收入四十七萬三千元。

查此款係由財政特派員署經收，未分國稅款目。

小計四百九十萬零一千六百一十元零一角九分。

一海軍直接收入二百四十三萬八千零五十二元。

前款係海軍防地內直接征收正雜數目，撥充陸戰隊餉需，列報財政會議有案。

一地方籌墊三百七十萬零七千九百三十四元九角五分。

查國防軍餉需短絀時，均由應設法墊付如上數，該款或由提征地方收入臨時借入金撥付之。

合計一千一百零四萬七千五百九十七元一角四分。

第一項鹽稅收入只一百三十七萬餘元，而實際上可能之數尚不止八九百萬元。據十六年七月鹽務處所編預算表，原列每月可收洋二十八萬二千元，全年三百三十八萬四千元，與實收之數亦相差太巨。鹽稅爲福建稅收大宗，非根本改革，福建財政整理殊難就緒；且中央收入亦關係不淺。福建爲全國產鹽次富之區，每年約出四百萬担；按現行稅率，每担徵抽五六元，而每年收入約有二千零萬元。而財廳預算只二百六十四萬元，實因招商包辦中飽太多，應即改爲官專賣以裕稅收。閩海建安兩道屬食鹽，前由永和公司包辦每月繳認十八萬二千元，每年二百一十八萬四千元。現採官運商銷辦法，分設官運局發與各商承銷。延建邵十六縣由興成公司承銷，每年繳課一百四十萬六千元；古田屏南閩清永泰四縣由福華益承銷，每年繳課三十二萬六千零四十元；閩侯一縣由聯通公司承銷，每年認課三十三萬三千元；福寧府屬六縣每年約有五十二萬五千元，若是只閩海建安兩道屬，總計每年稅收二百七十二萬零四千元，已超過財廳預算八九萬元；而漳廈兩道屬尙未計在內，可知全省鹽稅即按官運商銷制度，歲收必不止三百餘萬

元；若改爲官專賣，則收入必更倍蓰之。

第二項關稅收入只九萬餘元，而財廳預算只二十八萬餘元，與實際上可能之稅收，相差頗巨。關稅分爲海關稅常關稅兩種；海關稅徵諸洋貨進口及土貨之往來于通商口岸者，海關全省只閩海關，廈門關，三都關三處，每年稅收有二百餘萬元，除開銷外餘數匯存上海匯豐銀行；常關則有中洲關三沙閉，沙堤關，廈門關，詔安關等處，稅收直接解廳，每年約有三四十萬元。

第三項印花稅爲數只九萬三千餘元，按財廳預算約有四十一萬餘元。閩省印花係採包銷制度，分爲特別普通兩種：特別者即由某商幫認銷該幫所用之印花，分配與各商號，例如木幫貼木幫之印花，米幫貼米幫之印花，蓋特別商包之印花，加印該幫字樣，如木幫印木字，米幫印米字；普通者，即除包商認銷外，其餘人民所貼用之印花，分區招商認包，分爲三等，甲等月認一百元，乙等月認五十元，丙等月認三十元，全省稅收約有三十萬元，加之菸酒印花月八九萬元，全年收入應有成百萬元，將來捲煙印花值百抽五十若能實行，則印花歲入總在百餘萬元之譜。

第四項菸酒稅實收額只二十一萬餘元，財廳預算七十萬餘元相差實大懸殊，查菸酒稅收分爲菸酒捐與菸酒公賣費兩種，稅率係按地方情形規定，值百抽十至二十，民六原預算公賣費年四十二萬七千一百元，菸酒捐年三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元；而十六年度實收數只二十一萬餘元。較之民八之四十八萬五千七百四十八元——公賣費二十七萬零三百二十三元，菸酒捐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五元；民九之五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七元，——公賣費二十九萬九千九百十七元，菸酒捐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元；民十三之七十三萬三千九百零四元，——

公賣費四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五元，菸酒捐三十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九元，均相差太巨。是可知菸酒稅收之可能數總在八十萬元左右。

第五項釐稅，此稅亦為閩省收入大宗之一；但為包商中飽過甚，殊碍歲入，現國府正在籌劃裁撤，是以此項無詳細討論之必要。

第六項禁煙收入，福建下游地質宜于種煙，歷來駐軍無不視為大宗收入，漳泉兩地年可收一二百萬元，建延兩屬年約有三十萬元，閩海道屬年三十餘萬元，統計總在二百萬元之譜；而財廳實收只二十二萬餘元。但現省政府以禁煙收入不能達寓禁于征之本旨，業已明令澈底掃除，捨棄此項收入。據最近報載，福州城台煙窟已告肅清，上下游民軍亦奉令禁煙苗，此誠黨治下之新景象也。

第七項田畝捐，因地方稅中已有田賦一項，若再加田畝捐，不特性近苛捐，且稅出無辭，業已奉令廢止矣。

第八項消礦捐，原額每月一萬元有奇，嗣因自來火一項奉令免稅，每月只剩有六千元，年七萬二千元；而財廳實收僅八百餘元，相差太懸殊。

第九項特稅，新稅，係包括煤油，汽油特稅，內地稅，而言。初屬稅務處管轄，後改歸財政特派員公署，但稅收亦直接解廳。設總局于福州，分局于三都，廈門，兩處。稅率每箱十加崙五角，福州一口年銷八十萬箱，稅收每年四十萬元，三都年銷二十餘萬箱，稅收每年十餘萬元；廈門銷數不明，大約亦有幾十萬箱。財廳預算統共年七十萬餘元，斷不太多，而實收之數僅十六萬餘元，不及預算四分之一。

十六年度國家實支清單（見銀行週報第五百六十六號）

一外交費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元零九角二分，

查前項係福州交涉署所轄各機關經費，由廳撥領數目；其廈門交



涉署經費，由海軍支應局支付，未報有案，無從開列。

一陸軍費五百四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二元四角六分。

查係東路總指揮部，新編軍，十七軍，十一軍，盧師獨立第四師等在閩支撥款項；各屬已報有案者如上數，其直接提用數目，無從開列。

一海軍費一百四十八萬零八百三十八元七角六分。

查前海軍陸戰隊第一第二兩混成旅，及第一第二兩補充團，由廳支撥有案者如上數，其直接提用之款，無從開列。

一撥借財政特派員公署一百三十六萬九千六百零三元。

查此款由廳撥借特派員分發各軍餉需。

一各稅釐局經費二十五萬五千元

查前款關各局經費開列。

小計八百六十萬零九千五百四十五元一角四分。

一海軍直接支出二百四十三萬八千零五十二元。

前款係海軍防地直接收入支用之，列報財政會議有案。

合計一千一百零四萬七千五百九十七元一角四分。

第一項外交費，較民十一，十二，十三，三年平均數約增加一倍；第二項陸軍費，較民十一福建軍興年增加一倍，民十二，十三，約增加三倍；海軍費較民十一，十二，十三，三年平均數尚不止加增四倍，茲列表比較于左。（附表見二十三頁）

右表係根據前北京財政部刊行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內，福建省民國十一年自十三年國家歲出總表，原數目係銀兩，茲申為銀元。

十六年度地方收入數目（見銀行週報第五百六十七號）

一田賦一百九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八元五角七分。

查田賦原額係三百三十餘萬元，由廳經收如上數，其餘或坐支縣署公費，司法教育，慈善，及駐征費各款。

一屠宰稅四十九萬一千零零二元九角一分。

查屠宰稅核定額六十九萬餘元，祇因地方尚未救平，征收多不及額，故收如上數。

海軍費	陸軍費	外交費	款別
臨時	臨時	臨時	臨時
經常	經常	經常	經常
二〇三,三九五·三三元	二,五九八,九九三·八三元	一八,五二一·〇〇元	十一年
六〇四,七二四·〇〇元	二,一九四,五五八·四二元	一八,七九八·〇九元	十二年
三九,七三三·四〇元	二,二〇八,八八二·四三元	一七,二〇九·六元	十三年
一四八〇,八三六·六元	一,四一五,四七二·八四二元	三,一三〇·九二元	十六年

一契稅四十萬零八千七百二十三元七角五分。

查契稅核定額四十九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

一茶稅五十萬零九千二百九十八元九角七分。

查茶稅係由商包辦，收如上數。

一牙稅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九元四角九分。

查牙稅原額二十五萬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

一雜稅一萬二千八百三十元零四角。

查雜稅原額一萬五千餘元，由廳經收如上數。

一肥料稅二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元六角二分。

查肥料稅原預算二十萬餘元，由廳經收三個月；前由特派員收撥，未報有案，無從開列。

一買舖捐一十六萬九千四百二十六元四角七分。

查買舖捐原額一十九萬餘元，由廳收如上數。

一雜捐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七元六角一分。

由廳支撥如上數

一雜收六萬三千六百零一元五角一分由廳支如上數。

由廳支撥如上數。

一保證金一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元二角一分。

查該款係包辦稅捐保證，由廳收如上數。

一金庫券二十三萬零八百八十二元二角七分。

查該款係前財政處募集，由廳經收如上數。

一善後公債三十萬零九千零五十九元五角六分。

前項公債係奉省政府令辦理之，由廳經收如上數。

一臨時借入金三百零四萬七千九百七十八元一角三分。

查軍需緊急，由廳臨時借墊如上數。

小計七百八十六萬二千六百零七元四角七分。

一汀屬八縣收入七十二萬元。

查汀屬八縣地方紊亂，收入無從查知，應照原額編列之。

一提征各捐稅三十九萬一千七百四十三元七角五分。

查按月收不敷支時，由廳提征各捐稅撥付之。

合計八百九十七萬四千三百五十一元二角二分。

第一項田賦。田賦分爲地丁，米糧，兩種，爲地方收入大宗。但閩省各縣征丁糧手續非常麻煩，向難收足。且自民國以來，因地方入敷不出，幾年年有預借丁糧之舉，丙吃丁糧，丁吃戊糧，甚至預征至民國二十一年者有之；蓋歷屈財長只謀任內出入相敷，故任力預借，不顧繼承者有無丁糧可收。前財務委員會核定年清年款辦法，凡從前預借丁糧截至民十五年底止，設法籌還，自十六年度起，應以原額爲定。

第二項屠宰稅。福建屠宰稅率較重，民五創辦每頭豬稅五角，羊二角。嗣緣軍政費短絀，由屠宰稅項下附徵善後捐，豬每頭共徵二元，羊五角五分。近年復加收豬買捐每頭二角，統計屠宰稅項下每年約有百萬元，而財廳實收僅四十九萬餘元幾少強半。

第三項契稅。福建歷屈財長接辦，幾均有驗契之舉，藉得一筆收入。驗費雖爲數不多，然居鄉者專爲此事跑走數十里入城呈驗，所費實較驗費反多。近國民政府頒發新契紙，無論已未投稅及曾驗與否均須改用國民政府新契紙，方有效力，藉以整理稅收。十六年度財廳只實收四十萬餘元；隱匿不報者頗多，經此次整理後，稅收可增至六十萬元以上。

第四項茶稅。茶稅本爲福建地方收入大宗，近年因洋茶減銷，收

幾少一半，且包商中飽支離，致每年實數只五十萬餘元。

其餘各項次要捐稅，因為數無多，故從略。

福建捐稅多採包商制度，甚至包稅者利得比認課額反多。所以捐稅名目有由包商者自創，請求財廳批准認包；而財廳為可以增加收入，亦姑允之。故苛捐什稅名目新奇，百出無窮，如鷄鴨捐，蛋捐，鮮魚捐，雀牌捐，紙牌捐，鮮花捐，戲捐，花捐，箔捐，香楮捐，時菓捐，等不下數十種。為數均是無幾，關係小民產計非常重大。現值訓政伊始，財政當局應有一番改革，藉求實現民生主義。

十六年度地方支出數目（見銀行週報第五百六十七號

一黨務費四十八萬五千七百三十五元。

查黨務費原額六十九萬餘元，由廳支撥如上數，餘或未抵撥。

一政務費九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六元八角。

查政務費原額一百五十萬餘元，由廳支撥如上數，餘或未抵撥，

一軍政費四十萬零一千三百二十九元七角七分。

查前項係軍事廳及所轄各機關經費，原額二百餘萬元，由廳支撥如上數。

一財政費六十七萬一千零九十一元零一分。

查財政費原額一百萬餘元，由廳支撥如上數。

一司法費二十四萬四千三百八十五元一角五分。

查司法費核定數係六十萬餘元，由廳支撥如上數。

一教育費六十二萬零四百四十三元七角。

查教育費核定額九十萬元，由廳支撥如上數，餘或未抵撥。

一建設費四十二萬八千零八十六元九角二分。

查建設費核定數六十萬餘元，由廳支撥如上數。

一農工費五萬六千三百元。

查農工費十三萬餘元，由廳支撥如上數。

一撥還各稅捐款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元九角三分。

前款係撥還提徵預借數目。

一撥還保證金七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元。

查包商滿期時，由廳發還保證金如上數。

一還前財會處借款二十萬零七千二百零七元六角八分。

查前財務委員會前財政處訂立臨時借款，由廳撥還如上數。

一還借款三十萬零一千九百零六元三角二分。

查臨時借款到期撥還如上數。

一暫墊款四萬一千八百元。

查由廳向各錢商挪借數目如上數。

小計四百五十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六元二角八分。

一汀屬八縣支出七十二萬元。

查汀屬地方紊亂，按照原額編列之。

一國家透墊三百七十萬零七千九百三十四元九角四分。

查國家收入不敷支出，由廳息借款撥墊如上數。

合計八百九十七萬四千三百五十一元二角二分。

十七年金融界空前改革

黨治下福建財政雖奇形紊亂，然尤遠勝于軍閥時代，黨政府對於福建財政建設之計劃與決心，殊堪欽佩。本年六月省政府曾召集全省財政會議；閉會後，中央又在閩召集整理福建財政委員會，藉謀財政建設，緣為環境所限，頗多事業不克完成。然即廢止台伏運動一事，實開財政整理之先聲，革除福建金融界數十年來之積弊，造福社會不

淺，茲爰略述之。

台伏者，福州之本位幣也。台指福州南台（福建商業之中樞）伏指番票也，福州各大錢庄均發行之。福州除海關，郵局，外國銀行，（美豐銀行亦發行）洋行，及極少數其他機關用大洋外，平常貿易均以台伏爲本位幣。台伏一元值一千文，價格固定，絕無起落；即其他貨幣因種種影響高低變動，而台伏票亦不升降，此爲其特性也。福州錢庄概係中產以上人民所開，或獨股，或合股不定，均屬無限責任，凡資望雄厚者，即可開庄發行紙幣，不必現金或証券之準備，所以豐資者一面將其財產經營其他商業，或置購房地；一面開設錢庄，發行紙幣，少者三四十萬元，多者七八十萬元，每年利得或五六萬元，或二三萬元。票額擔保品即以營業財產或其他不動產充之，是錢庄股東一面由其營業，或房屋田園獲賺相當利得；一面恃其資望得發行紙幣，賺得利息。此種現象不平殊甚，而資本家剝削之苛刻亦莫過於此，且一旦庄東因企業失敗，財產押質，紙幣即失其保障，非若銀行鈔票有現金證券準備之可靠也。是以本年春省政府主席方聲濤極力主張廢止，一則可以保金融界之穩定，二則可以達貨幣之統一（銀元本位制），三則可以免資本家之剝削。方氏生長閩中，深知其弊，雖經商家急烈反對，尤始終主持，不懈厥職，

福州錢庄發行台伏已歷三十年之久；百分之九十以上貿易均以台伏爲本位，一旦廢止影響不小，且錢庄股東多爲商界鉅子，握有極大支配實力，平常商家均仰其鼻息；所以廢止明令一下，市景爲之一亂，風潮愈漲愈大，波及全閩，不特錢商停業，即百業亦幾全停頓，其影響之大可知矣。

台伏廢止辦法分爲兩步：（一）自從十七年三月一日起，一切買

易均以大洋爲本位，每台股票一元折合大洋九角五分，作爲固定標準，不得抬高抑落，如有故遲以擾亂金融論。 (二) 責成各錢庄于七月三十一日前分期收回台股，并令組織整理圜法委員會維持兌現，調劑金融。該會由省政府委派三人，總商會推舉二人組織之。明令一下，錢商乃于三月二日起罷業，到庄提款者均以本店本日有事爲辭拒絕支付，俟經商會與財廳磋商臨時救濟辦法五項：(一)行平（福州錢庄通例每家每日出票若干午前會齊交換一次）實行兌現；(二)行平循環台股，應即加蓋收回作廢印章；(三)當商及兌換店照舊通融，在大洋票未發行以前，仍用台股 (四) 甲店票乙店亦可兌現；(五) 確定實行大洋票日期。錢商恐市面停滯太久，商家週轉不靈，發生倒閉風潮，乃承認一，二，三，四，四項，而第五項以股東離閩者，未審肯否繼續營業爲詞，請求再商。表面上風潮雖已告平靜，奈錢商陽奉陰違，台股仍是照舊流行，無意收回。省政府乃于六月二十六日出示實行廢止台股，其辦法如下：『(一) 凡持台股票向錢庄兌換者每台股一元折支大洋九角五分；(二) 買賣物價均以大洋計算，如從前值台股一元者，改值大洋九角五分；(三) 七月三十一日以後，不准行使台股票，各錢庄只准發行大洋票，并不得擅發捧銀代價幣，行使市面；(四) 凡商民訂立契約在七月三十一日之後而仍用台股字樣者，絕對不發生法律效力，其在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所訂之契約，每台股一元以大洋九角五分計算』。以上五項，以第五項最爲重要，蓋台股字樣既不發生法律效力，即失其爲貿易本位之功用，故錢商不得不姑從之。于七月一日起一面收回台股，一面發行大洋。此事可告成功，達到統一貨幣之目的。然美中尚有不足，即發行大洋票猶無準備之規定，則是大洋票實質與台股無異，仍有濫發之弊，而資本家復可藉此無準備之大洋票



剝削利息。對於此節宜善其後焉。

#### 省政府改組後財政整理計劃

十七年九月福建省政府重行改組，中央派前總司令部軍需處長徐桴氏長閩財廳，專為整理福建財政而來。徐氏就職前，表示要全省收支統一於財廳、纔有辦法；蓋收支統一為整理財政之先決問題。廣東省自國民政府勵行收支統一後，收入增加數倍。十二，十三，兩年度為廣東收支不統一時代，十二年收入僅二二，九九二，〇〇〇元，十三年度僅一八，三四九，〇〇〇元；而十四，十五，兩年度為收支統一時代，十四年收入共七六，六六二，〇〇〇元，十五年共一二七，六八一，〇〇〇元，相較尚不止增加四五倍。今試舉一二項稅收之數例證之，十二年度廣東釐稅只四，八三〇，〇〇〇元，烟酒稅六三，〇〇〇元；十四年釐稅增加至七，六六三，〇〇〇元，煙酒稅一七，八四〇〇〇〇；十五年釐稅更增加至一五，六三六，〇〇〇元，煙酒稅四，八〇五，〇〇〇元。可知財政權不統一影響稅收至深且大；故徐氏就職後，即參照整理福建財政議案規定辦法五項：『(一)各部隊嗣後不得擅委徵收人員，(二)各部隊不得干預財務行政，(三)各部隊不得截留款項，(四)非法機關由財廳派員清厘，(五)軍費政費由財政特派員署財政廳按月照舊實行。』

#### 結論

福建雖土瘠民窮，稅收遠遜於江浙等省；然歲出亦不若彼等之夥，不特入能敷出，且易有餘裕。年來計政所以紊亂不堪者，實緣軍費支出太巨；而稅收又因地方不寧，稅制不良，致不能實收半額。例如國家稅中之鹽稅，按現行稅率，應有二千萬圓，即按包商制，據財廳預算亦有三四百萬圓之多；而實收額僅一百幾十萬圓，可知福建歲入若經一番整頓，增加之數，定可驚人。現值訓政伊始，稅制應必大

加改革，減輕間接稅，創辦直接稅補充之。直接稅中如遺產稅，所得稅，財產稅，過額所得稅等，均可次第開辦。此等稅收，在歐美各國歲入中均佔重要地位，試辦成績極佳。間接稅中如鹽稅一項，關係民食重大，應盡量減輕；地方收入中，如牙稅，雞鴨捐等十餘項，性近苛捐雜稅，且為數無幾，應一律裁撤，庶合先總理民生至旨。幸財政當局其垂鑒之。

一九二八，十二，三十。

## 談談歷史

徐瑛清

歷史是不是科學，這問題惹起了不少底辯論，直到現在還是言人人殊。實在，歷史家也不要以擠入「科學之林」便算榮耀，只要努力于史學本身底發達，求其能成爲一種完善的有生趣的學問，那時也許自然會給別人抬進「科學園地」裏去，用不着這時候着急。

在中國今日學術界裏面，史學的確呈露出一種危機。幾千年來做了政治的附庸，好容易跟着新思潮得了解放，這時候大家換了一副腦袋，一對眼光再向着冥矇的已往重行追溯；當然古董仍然是古董，廿四史雖然可以換做「洋裝精訂」，然而裏面盛的還是生鏽的金銀銅鐵，亂七八糟的雜貨。新思潮帶來的是西洋科學寶貝，又新又奇又實用，當然大家都爭着向前去搶，「舊紙堆」更少人注意的了。隨着是政治的變動，昨天鬧「革命」今天鬧「訓政」，人家說是「天地更新」

——在歷史家看來，有沒有過革命，新不新倒底不敢說，因為十年八年在史家不算一回可注意的事。無論怎樣，一回革命一回訓政，趕跑了不少株守「舊紙堆」旁的人，由讀歷史而造歷史去了。隨着又是社會思想底大變動，一班皮鞋跟上帶回來歐美塵土氣的智識階級，天字一號的廿世紀新人物，有意識地無意識地異口同聲讚美西洋底物質文明，死詛這些祖國笨虫，不會跟他們一齊競走，因此聲嘶力竭只管喊「科學救國」，只管宣揚「拜金主義」，「物質文明」。這麼一來，究竟不曉得「笨虫」「科學化」了多少，不幸的「舊紙堆」大有汲汲乎當「柴火燒」之勢了。聰明一世的胡適之先生，在吶喊『你們別跟我一輩子走死路！到實驗室去！別在故紙堆裏打筋斗！』（大意見新月第九號）胡先生是「先覺」，是「聖之時者」，現在是「訓政」時期了，所需要的是「建設人才」，所以恨不得把四萬萬「笨虫」變作科學家，那時真的若用不了這麼些，再請回到「故紙堆」再「翻筋斗」。這一呼，那一逼，舊書攤上不免多買進好些人家不要的舊史書，史學家者流不免紛紛「改行」了。稍精明的便放棄了那「死的考據」而多講究些史的理論和哲學，不往「雜貨箱」裏做整個考證的工夫，而往大處落墨，侈談其所謂新史學精神，廿四史還數不清，偏也愛談創造新史學。這些現象都是新思潮新時代和先知先覺底賜與，是史學界的危機，也是學術界局部的不幸。

歷史是不是「故紙堆的火焰」？歷史在學術界裏佔了什麼一個位置？歷史是不是「反科學」而應當與「反革命」一同治罪？解答了這些問題才能明白歷史，才配談歷史，才配批評歷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明白，須先了解歷史，科學，故紙堆，的相互關係。

歷史是那一種的科學？ 歷史由現實材料去研究過去的一種科

學。一切科學都由已知的研究未知的；歷史異於尋常的是研究「不知的過去」不是「不知的未來」。這種次序是上逆的，和地質學一樣，都是往過去看的。大概歷史的「非科學」色彩是在（一）不能實驗，（二）不能有定律或公式。一切科學都能實驗嗎？天文學，人類學是不能的，心理學是不健全的。況且社會科學——經濟，政治，等可不都沒有實驗室？一種學術不能只因沒實驗便沒有成為科學的資格罷？

論到定律公式，本來世上就沒有絕對「定」而「公」的。愛因斯坦會告訴你牛頓的定律不「定」了。因為沒有絕對的定律，所以一切科學定律，不過是最完善不動搖的「假定」而已。歷史的定律——史律——的確很沒有標準；除了柏苦兒 Buckle 一流人以外，其他的史家很少敢提及的。然而萬不能說沒有或者不會有；雖然人類活動非常複雜不定，但從「大勢」上觀察出共同趨向和變遷綫索是很可能的。反正，科學律和史律各殊其趣，——一個為適用於將來，一個為明白過去——而且都不過是在某種範圍內定出來的，不見可以拿來說歷史不是科學。當然，歷史現象不能重演，是一大虧；自然科學不單拿實驗來做證據，而且從實驗中得到新證據，是活的，有創造性的。歷史只能就現實的材料——實物，記載，傳說等等——去尋覓證據，有時實物等等沒有，只剩記載，沒法子，也得請到「故紙堆翻筋斗」。這是像歷史這樣科學的特色，是歷史所以和其他科學不同的地方；雖然一方面是研究史學的大缺憾，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歷史有了這種死的限制才產生出牠的純粹科學的方法，寄托牠的真精神。

什麼是歷史的科學方法？普通科學底治學方法離不了一定的程序：找材料；分門類；觀察，分晰；綜合，假設；然後實驗，由假設而成定律。歷史治學的方法，程序完全是一樣，或者還要嚴密謹慎

些。科學家和歷史家同樣的往現實的自然界裏找材料；人只說史家的材料是古董，不曉得古董也是現實的材料，親眼可以見到的。歷史材料分門類的法子很活動；可以按時間分（斷代史）空間分（地方史），題目分（各種學術史）；還可拿這時間比那一時間，這地方比那地方，叫做比較分類法；題目分的更是千門萬戶；政治史，經濟史，科學史，藝術史，……一切現代科學和學術界的別史，都包括在內。進一步是觀察和分晰的工作了；在生物學上是顯微鏡底工夫；在化學上還分定性和定量兩種；在史學上呢，這是牠底最煩難最科學最精采的一段工作了，叫做史料之鑒定，或者是考證，總稱之曰，「歷史方法」。當然歷史的方法不止這一段，還有前後段，然而這個階段直可以代表歷史的科學精神。這裏有兩種工作：一個是鑒定及考證史料的來源的，英語叫 Higher Criticism 一個是考證史料本身做清儒漢學家訓詁一類的工作的，英語叫做 Lower Criticism。做這種工作的方法和步驟，說起來話太長，只要知道牠底基本精神是純粹科學的，客觀的，牠底方法原則是找「證據」，不論本證，旁證，沒有證據，便不敢假設；所以又要研究到做證據材料本身是否可靠，這樣原原本本，在可能範圍，儘量探求真實。煩瑣的歷史研究法，大半只在這圈裏攢來攢去。進一步的工作是綜合和假設了。這裏史學也半點不敢苟且而且不敢放鬆；史家整理完他的史料後，便開始做「明變」「求因」等工夫；有人主張照史事「互為因果」的次序寫出來；有人主張（克藍）只拿那史事排串成一幕戲；無論怎樣，不外乎一種史事適當的連結——綜合；由一個或多數綜合裏「概括」出一個共同性來，這就乾脆說，是史律，史律和其他科學上的定律一樣是一種假設，假設站得住，便成爲定律。柏苦兒一班子是造史律的專家，大胆地拿歷史也當

自然科學看，有時自不免流於武斷。因為假設常是不止一個，特別是史學的對象是千變萬化的人類活動，的確不容易說「不是那樣」就是這樣」，所以史律也可以很多；這裏有一個連環性：A,B,C,都是史事，這綜合可以是「A,B,C,」或「B,A,C,」或「A,C,B,」等……好幾樣每樣各可有不同的假設，便可有不同的史律。史家的難題是在那不同的假設裏找出一個最適當的來，有人說這地方是史學的藝術，「藝術」這說法不能看做太死，換句話說，這步工作不是純客觀的，是用作者的「一心之妙」去選擇的，當然也不能有主觀的成見參雜其間而選擇一個合自己脾胃的；所以「藝術」是「機巧」的意思。前面已經說過，沒有定律是絕對的「定」的，只不過是最站得住的假設罷了。史律也是如此；比較起來史律沒有多大人注意的緣故是因為牠的功用和科學定律不同；牠不能像科學定律可以帶到實驗室裏隨意試驗去，也不能應用在什麼實際功用上，牠只是一種研究的結果，可以幫助明白過去或者在某種情形之下了解現在。所以從實際上而論人家用不着長篇大論的去駁斥他人所定的史律，因為都是不能從實際功用上判斷是非的。

歷史的「科學性」已略談及了，現在要問歷史在學術界佔了什麼位置？歷史是不是「故紙堆的火焰而已」？

歷史從泛義上解釋便是天地間一切事物底活動和現象；狹義的是關於一切事物底活動和現象底記載或傳說；泛義的涉及意象，狹義的僅限於記載。或廣或狹，都是眼光看法的不同；歷史的本質只是過去的事實；在過去的事實中人類的活動佔了大部分（特別是有記載的方面）；人類活動龐雜紛紜，整個的表現是社會；所以歷史可以說即是「社會演化」 Social Evolution。「演化」可以說是「進化」，也

可說是「退化」；總之是有一種「廢續活動之體相」，不是靜的而是常變的。這裏歷史和社會學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牠們的對象是相同的；可說是時間給牠們分了家，一個向後看，一個向四圍看；因為向後看常是渺茫，所以工作是「探索」，向四圍看總是清楚，所以有工夫研究實際的將來。社會學當然在學術界有相當位置，史學呢？實在站在學術界立場上說話的人，我想沒有敢否認史學至少佔社會學同等位置。因為在學術界不能談實利主義，至少也不能拿來做唯一目的；只要看學術本身是否健全而定其資格。歷史用不着愛護牠的人給牠掛了「倫理教訓」或「政治資鑑」等招牌來冒充「實利的學術」，這是錯解了學術，錯解了史學真精神。明白過去不一定是因為要得「資鑑」，乃是因為要明白現在，換句來說，要明白現在，先要明白過去。這一點，已有「實利」的色彩了，何況就為「明白過去」——為求真實而求真實——也不失為學術資格；更何況史學底「明白過去」的方法，可以幫忙「明白一切」呢？所以史學不單在學術界站得住，而且佔了一個重要底位置。現在要談到「故紙堆的火焰」問題上來。歷史是探索過去的；過去終久是過去，所能探索只不過「過去遺留下的痕影」而已。可惜這種痕影不能重新造出來，歷史家除了寫洪楊歷史可以聽聽老頭兒談些經歷外，他的根據便不外乎實物，和文字。日子久了，口傳沒有了，實物又不知在幾層地殼下，沒有「透土鏡」照得出來，文字——故紙堆？便為史家的寶貝了。（史家常夢想，假如，有那末一個「透土鏡」可以照出有實物材料的地方從事發掘，然而只是「空想」！）於是乎，在這種情形之下，跟災民食樹根一樣，沒法子，故紙片便成了「金葉」。雖然誰都不敢說我們腳底下地層內一定有或者沒有足資研究的實物材料，然而考古家總得帶鋤頭出發，西北考查團還得繼

續努力；但是一定說丟開故紙堆，大家全體動員去掘，掘，掘，這也不通，一定說到掘出有東西後再來研究歷史，這更不通！如果除了故紙堆外沒有「現成」的史料，那「故紙堆的火焰」也就是歷史；「故紙堆翻筋斗」也要得法而有花樣，翻出來的結果也許就很有價值的。

不幸，中國的歷史偏埋頭葬面，現成的史料，十之八九是「故紙堆」；這也是因以為往史家觀點理論的錯誤，所以他們看到是「史冊」，到現在看仍不外是故紙堆裏的貨料。西洋歷史論資格雖然比不上中史，然而早有了方法，受過科學陶冶的方法，一部一部的把他們的史料整理出來，史學界有了整齊的現象。現在他們談的是研究的方法，史學的理論和哲學，比我們算是占前一步。我們現在還是要努力以新的方法去尋史料，去整理史料；埋在地下的固然要發掘，同時浩如烟海汗牛充棟的故紙堆也得積極整理。史學的理論和哲學不是一定時間可以決解得了的問題，我們現在似乎還不是應當討論這個的時候；純歷史的考據整理工作正待我們去努力，丟開這個先談理論，結果必一無所得。當然，無方法的尋求誰也不能贊許；現代的史學家沒有科學方法做工具，總免不了做「故紙堆製造者」，萬不能希望開中國史界未有的廣博的疆土。科學方法在現代是研究學術的基礎，在史學上更須用着牠；然而用得着的只不過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本身並不因為時代需求或牠的實利而一定要去研究；換句話說，我們要拿科學方法從活的方面去研究歷史，但是不能因為時代需要科學，便以為歷史沒有研究的價值；學術界實利主義化，萬不是一個好現象。

這篇文章匆匆寫成，多半是個人的感想；歷史與科學和歷史方法等問題，許多不詳盡的地方，希望以後再做專文去補充牠。



## 鄉村生活的「社會化」與「城市化」

李安宅

一

甚麼是「社會化」？社會化是一種文化的過程，誦抑個人的私圖，權利，知識等，作羣衆的工作，以增進社會的效能。這種過程，自以城市的環境爲易發展，然也有在鄉間發展的，與守舊思想和個人主義相衝突着。「城市化」呢？那就是城市的社會理想與風俗之傳播。這兩種化（這兩種過程），不可混爲一談；在進步的鄉村社會中，兩者都能見得出來。但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風俗理想能够建設並且適應健全的鄉間生活時，就叫作社會化，就應該受歡迎；不用說，他們不能建設並且適應健全的鄉間生活時，這種城市化就不是社會化，就不應該受歡迎。所以一切「上海式」的新風氣，傳到鄉間，它的去取，應以對於鄉間生活是否有利爲衡。一方面，鄉間的「鷄犬之聲相聞隣里之性相習」那樣單一的社會意識，不應被城市化所毀掉，變爲城市的效顰者。另一方面，鄉間也應由着城市學得社會化的祕訣，得到城市生活的社會效能。

鄉民應該從市民學得怎樣由密集的組織而同力合作；怎樣互讓互策以聯系服務的機關和公民的關係，以便休戚相共，效能愈大；組織愈完。

二

爲甚缺乏社會化呢？大凡鄉間交通不便，人口稀疏，易有「老死不相往來」之風；更兼斬荆披棘，草創之業，缺少合作的機會。悞於獨斷，不服理論。遇生人，則以不知而疑之；對隣右，則以已知而狎

之。這都是自賴心過重的原故。至於「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寶貝，則不足責焉了。所以積極則有鬥很憤氣的層出，消極則見社會組織和健全領袖的缺乏。

### 三

促成鄉間領袖的困難。好多城市的領袖，是來自鄉間的，可見鄉間並不缺乏領袖人才。爲甚麼鄉間領袖倒出了問題呢？這是人材促成的問題並不是人材缺乏的問題；好多鄉間領袖的才能，尙在潛伏着罷了。不信？同樣孩子，到城市，則以有相當的刺激和機會，而潛伏着的創始性，發展得很強，促成雄壯的人品；居鄉間，則以缺乏相當的激刺，和自表的機會（更有社會故意的壓制）而領袖的潛力不克發展——雖在個人方面，他們也可成功致富。

鄉民的腦力，未嘗不很高，但因缺乏社交的刺激和練習，不免處處現出拙笨相，譬如說：步法蹣跚，不像拉船的，就像耕地的，是身體的拙笨相；無急智，欠活潑（或者能以沉思見長），是思想的拙笨相；「鄉間老憨」成爲俗語兒了，見人不能周旋應酬，甚至無所措手腳，是社交的拙笨相。「遠來和尚會念經」，欲在本地作領袖，不亦難乎哉？

### 四

領袖的呼聲。上述種種的內在困難，有，自然有。然而健全的鄉間領袖，究竟漸漸的發展起來了。這是他的需要已太迫切，他的機會已太動人的原故。農夫和小學教員是鄉間生活的天然領袖。時勢所迫，他們將能看出鄉間生活的深切問題，而同工異事，通力合作，以達到新而永久的鄉間文化。有這樣獨出的鄉間文化，才可由着力田的方法，得到最高的智力，而使各方面的人民，得到吃，得到穿；且使鄉民在戰時作國的重心，國的實力；在平時作國的嚮導，國的制裁。

風聲既起，雖有大力，莫之能禦。各國農民，已快組織起來了。各樣各式的農民協會，各樣各式的小學教員大結合，已由經濟的意識進到政治的意識了。國內作農民運動和鄉民導師的，能够引導鄉民走進社會化的程途，方爲上策。

## 夢之研究

夏斧心

此係夏君三年前舊稿，原排在當時週刊百期紀念刊內，旋該刊因故未及發行，茲重載于此。

康德說：『在人類當中，各人有各人底世界』。這句話初看起來，似乎是很不合理的。人類生存在同一個世界裏，怎樣可以生出第二個世界來呢？但是我們若仔細一思，他這話說得似乎又有些來歷。試想幾個人同坐在一間屋子裏，他們所感覺底，究竟是不是一樣。在機體上，或許所覺得底相差不遠，而在他們精神上，或許已有天淵之別。因爲精神不像物質，它不能受空間和時間底羈絆。在一秒鐘底時間以內，它可以繞行地球一週，比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還要神速！所以我們人類雖同居在一樣的物質世界裏，但各人底精神是不在同一個範圍之內底，各人去栽各人底筋斗。

精神底變化，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理智的思維，一類是幻想。前者是有一定的目的，有相當的線索而去解釋一個疑難。在思維進行底程歷當中，處處要逢到嚴密的批評，要抱着清淅的意識。而幻想則不

然了。它是要在空中建造樓閣，它是無目的地遊蕩，它不肯接受理智底批評，它底途徑是像蔓草一樣地不分東西南北，它是忽然而天也，忽然而地也，忽然而雷也，忽然而雨也。

幻想底勢力很大，有時一個人墮入了這個漩渦，就如同被人燒了悶香似的，怎樣也跳不出來。在這個空中的樓閣當中，人們覺得有一番特殊的滋味：既非苦惱，又非快樂。長居了罷，覺着沒有好大意思；撇棄了罷，又好像是不捨得。明知道百般地展轉籌謀，到頭來不過是兩手空空，但是，經驗了第一次，第二次還是不肯放手。尤其是年青的人幾乎將他們大半的光陰埋葬在幻想裏，兒童和壯老的人也是同樣地不能夠逃出這個圈套。

人之所以有這種幻想的緣故，大抵是由于不能滿足現實。人類這個動物是個極不知足的動物。俗話說得好：「有了豆腐又想肉」。除了極消極的人，而不問現實生活之安舒的人，大概是沒有人能滿意自己底生活底。一時望着一種境地，覺得是可以滿意，及至邁步進入了心美的樂園，剎那間，又變成了荊棘的荒野。物質的變化是有限的，心意的欲謀是無窮的。這兩樣不平行的形勢，怎能一同前進呢？好在心意不强勉物質供給它底一切欲求；他若單獨地去另外建設一個世界。所以愈不能滿意現實生活底，愈想在這第二個世界——他自己底世界——上用功夫。誠然，有多少的人，若被褫奪了這第二個世界，他簡直是活不了的。換一句話說，他們必得消耗他們一部分的生命在幻想裏。

在一方面看起來，幻想確是無益的，是虛耗的；然在他一方面未始不略為人類貢獻一些兒東西。在人類文化中有許多成素，並非一個一個的問題拿來一五一十地按步就班地思想來的，而實在有許多自是

出發地無目的地造成的，那些都是幻想底產物。若果我們人類僅有智的思維，則象徵的，玄妙的成素不會存在。而所謂神話，詩歌，音樂等都是不可能的東西了。文藝將不能成其爲文藝，繪畫將成爲照像。

其實幻像有沒有用處尚不是我們這裏的問題，我們祇注意人類底精神作用中實有幻想存乎其間，並且這幻想對於人亦具有一部的勢力。現在我們要看這幻想大概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在蘇醒時所起的幻想，一類是在睡眠中所起的幻想。後者可以叫做夢，前者就叫做日夢。

日夢——日間的幻想——是我們人人所易於察而知的，而睡夢則我們不明白之點頗多。因爲，我們在夢中所做底比較在平常的幻想中所做底奇怪多了，也複雜多了。而且幻想與我們底日常生活比較地接近，夢呢，則相離較遠。所以讓我們來研究研究夢是什麼東西，雖則我們看它像是睡眠中底幻想。

第一，夢底現象是什麼樣子？這是一個用不着討論的問題，因爲人人都有過夢底經驗，祇要回想一下就可以得着了它底真象。卜士飛（Bausfield）將夢概分爲三類。一是實景復見之夢：過去的一段事實，從復表演於夢中，不加多少改變。這樣的夢，多半是屬於恐怖情景底。上過陣場的兵士，曾在伏尸中見過驚魂刺魄的慘景，多能清清楚楚地夢見當日的事實，而不加一點改變。據兒童底報告，他們在日間所作的事，也有在睡眠中夢見底。這樣的夢，且有屢夢屢見底。不過這一類的夢，平常總不常有。

二是電傳之夢：夢者夢見同時在地處所發生的事實。據卜士飛說的確有這樣的夢，不過別人不見有說底。他也不曾指出實例來，雖則他真知道很有幾個人作這種夢。從平常的經驗看起來，無論如何，這

類的夢一定是很少，僅可以算是例外，可以不必去注意它。

三者通常的夢。這種夢是變化無窮的，它正相當於蘇夢時底幻想：沒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沒有一定的範圍。做夢者底本身不知夢之所自來，亦不知它因何而變化。各派學者底討論多集中在這一類夢上，他們都想找出一個相當學理來解釋這離奇古怪的現象。這一點我們在以後還要詳加述說，現在我們要看還有幾種別的睡夢現象，我們也可以名之曰變態的睡夢現象。

有一個不是十分難見的變態的睡夢現象，是「夢遊」(Somnambulism) 夢遊這個名詞用法頗不一致，自其廣義上觀之，凡在一個短時間內，患者不自覺地表演出一段行動，無論是在清夢時忽然間變改了他常態的意識和舉動，而做出夢遊底行爲，或是在睡眠中所做出的。我們此處所指底是後一種。睡眠底中夢遊係以夢與行動互相爲表演夢境以成物質的真實。作者知道有這樣的一實例：有個中年男子有一天半晚上忽然從床上爬了起來捲了被褥，挾着往臥室外直跑，被他妻子叫醒了，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無言可對。這樣實例，數不盡數，不算是稀奇的現象。不過這是病症牽連的問題尙多，此地不能多談。

還有一種變態的睡夢現象是「夢魔」(Pavor nocturnus) 此多爲兒童所犯。兒童常在夢中驚叫起來，中國老太太們常說兒童呈這個現象，係因魂不附體底緣故！作母親底以及乳娘們大概沒有不清楚這個現象的。成年做夢有時也有驚叫出來的，但不如兒童犯者之多。成人亦有在夢中作哭聲底，亦應算在夢魔之列。

此外還有所謂「夢癱」者 (Nocturnal Paralysis)，這個現象，正與前兩項相反：前兩項底特質是動；此一種是不能動。夢癱底人，所夢見的景象，多屬於危急的性質。例如虎豹追噬等。當人有說被野貓壓

住了胸口或大蜘蛛送夢等都屬於那一類。這個現象雖不十分重要，然討論夢的人往往在這上邊大起爭辯，問題是夢究竟是起自內部底呢，還是因為受了外部底刺激而後方起。

以上這幾個現象我名之曰變態者非有疾病底意義，無非是想使它們與通常的夢區別出來，因為它們不大十分常見。

關於夢底現象，我想也不必再往下述說了。現在我們要看這種現象既然這般複雜，比較日夢——平常的幻想實在複雜多了，怎能不引起人類底注意呢？原始的人相信，夢是神靈送來底，是很有意義的是命運底脫兆。所以遇着了疑決的問題，便去求神托夢以預測將來。東與方西方情形差不多一樣，不惟古代如此，即是文明社會裡，仍有這種事實存在，至少有許多人在心理上對於夢要試作推求，決不肯視之與自身底將來，沒有關係，而輕輕的放過。因之有種種的詳夢書冊，而且有許許多多的職業的與非職業的詳夢者，出來供給這種需求。這都是些迷信，在此處沒有可討論的價值。

近幾十年來，很有許多人用科學的態度來研究夢。不過他們研究所得的結果究竟有無科學的價值當然又是另一問題。至少態度是如此底。

這些研究夢底之最足惹人注意者，厥為主張心理分析學者們。因為夢底現象是心理分析底最好的材料。我們要明白這一層，讓我們先看心理分析底基本在那裏。

心理分析學派主張人底全個生活都應用意識觀念來解釋。意識活動是醒，意識沉寂是睡。意識散失就是死。夢底解釋當然也不能出此例。然而同屬於此派底學者，各個底解釋，又不能沒有出入。最重要的，可分兩派，一為弗洛伊德派，一為永格派。

弗洛伊德是心理分析學底鼻祖，他有一本很長的著作叫做「夢」之解釋。」弗洛伊德是一元論者，他說人生底一切動機和行爲，皆是屬於性的。嬰孩吸母親底乳是性底發動是性衝動底表現，政治革命也是性衝動底表現。據他說人從嬰孩期起就有了性衝動，不過爲社會禮法所控制，以致不得發洩出來，一點一點地往下意識裏壓進去了，暫時不來搗鬼，但等到了機會它們仍要出來鬧亂子底。睡夢就是一種解放這些在下意識裏的囚犯底最好底時期。

意識底形勢，好像是一座大房子，房子底下有個地窖，其中冤魂屈鬼甚多，住房子的人，請了張天師把守在窖門口，不許鬼魂出來作祟。這所房子就是意識，那地窖就是下意識，社會禮法組成的「監督」(censor)就是張天師。張天師睡着了的時候。那些冤鬼就免不了會出來鬧亂子了！

人在睡覺的時候意識已經沉寂了，若果「監督」戒備不嚴，嬰孩期中被壓在下意識裏的性底願欲 (SexWishes)，即乘隙而入於意識之境，此夢之所以由來也！

不過性底願欲之出下意識而逞現爲夢境者；不敢赤裸裸地顯現其原形，它們必找一種假面具戴上化好裝之後方始出現。茲取實例說明之。有一個女孩子夢見騎了一匹長鬚鬚的馬。據弗洛伊德分析底結果是說，這長着鬚鬚的馬，代表那女子底父親，因她從小對她父親懷過淫情。

然則夢爲什麼要抱象徵主義，要化了裝纔出現呢？據說是要保持睡眠，否則太真實了必致驚醒。

要實現這種象徵主義，夢常取四種方法：（一）將許許多多的複雜情節化爲極小的事物，是爲「縮省」(Condensation)（二）將大



小更轉，繁雜交錯，是爲「易位」(Displacement) (三) 排鋪點綴，動作生風，是爲「劇化」(Drammatization) (四) 裝腔作調，無中生有，是爲「假託」(Secondary elaboration)。本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詳述。

夢裏的象徵，對於各個夢者因有不同的價值，全賴你怎樣地解釋它而定。解釋的方向有兩種，一個方向是「縮化」的 (Reductive)，一個是「建設」的 (Constructive)。縮化有如學分析，將夢裏底象徵分化到它底基本要素。弗洛伊德派底析夢法就是如此。他們拿着無論什麼夢底象徵，均要追本求源以探索夢者嬰孩期中底性底願欲之所在。然永格一派學者批評這種縮化底辦法是不對的，永格說這種縮化，好比我們要解釋一座廟宇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而去分析廟裏底甃瓦。因爲不滿意這一點，他于是另創了一個建設論。所謂建設者，就是說夢之象徵，應當組織起來以與真實底生活相連串，不像弗洛伊德那般牽強附會地死命向嬰孩期內去追求什麼隱意 (Latent content)，而硬說這顯象 (manifest content) 底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永格承認我們底夢多少是取象徵形勢底，但這些象徵底本身是有意義的，我們祇應發揚之，以與現實底生活發生關係。永格也並不否認沒有性的夢，不過不應當說一切的夢都是性的，而更不應該談都是嬰孩期中性底願欲之發洩。

永格以爲夢是現實生活缺點之表現，夢是賠償生活之缺點的。這「賠償」底觀念，(compensation)，是永格派析夢底法寶。他們說一個人生活異常煩悶底時候，到了夢境，他便可以得着安舒。凡醒的意識中所缺少底，在夢底意識中就可得着賠償。例如一個男子在沙漠裏夢見他躺在在他妻子底懷裏，「縮化」論者便說這是性欲之滿足，建設論

者便說是物質方面受了虧損，故有此賠償，性與不性是重要問題。

這兩個調論簡單地說來：弗洛伊德底滿足性欲論是說夢中所發洩底是不能逞現於現實生活底，永格底賠償論則謂夢是補足現實生活底是保全生活安寧，與現在生活，互成因果，故不必是滿足嬰孩期底性欲底。

此外分析夢底，還有所謂「統覺的常識」論 (Apperceptive trial and error)。此說不涉意識與下意識之形勢。據說係因睡中朦朧之際，五官乘隙感受了外界的刺戟：或聞一聲，或嗅一氣，或觸一物，乃知覺不能洽識是何事物，故引起種種的嘗試。例如耳聞遠處鐘聲，夢中或見妻子在彈鋼琴，一忽兒情景一變，又是個老頭兒在彈棉花！接二連三這樣去嘗試，及至真覺得是鐘聲了，那就是由睡眠驚醒底當兒。此說為哈東 (Harton) 所主持。在我看來，不見得能解釋一切的夢。

笛勒吉(Delage)諸人也主持夢者解難之結果也。(Perservation of the unjust)日間心中有難決的問題，縈迴於思念之中。到夜間即變成夢景，因聯想作用而令與此難題稍有關係的事物，也都顛三倒四地逞現出來。這種說法，至少有一部分底真實。有些學童在學校裏算算術算不出來，確有在夢中算出來底。在夢中做詩文也不是很稀奇的事。

最後我要述一個完全根據生理的析夢論，賓士 (Bing)，穆利 (Manry) 等人說夢之起因是由於神經細胞中發生生理的變化。不很鞏固的神經細胞，或是因它們本身發生自發的變動，或是受了外部或內部底刺戟，以致興奮起來，而造成種種想像，即是夢境。

以上所述諸夢底學說，是近幾十年來所最流行底，究竟那一個最好，很不容易批評，夢本來是不易用客觀法來研究的，所以很難得圖

滿的結果。作者未下過功夫研究，本文不過略述各家底學說而已。

## 花(對話)

George Reston Malloch 原著

佈景：茅屋裡的一個窄小的房間，房頂很低。

一位很老的老人，坐在一把大的圈椅子上。旁邊有一個關了的窗戶，窗門是有方格子的。

老人身旁，坐着一位少女。

少女：你吃藥的時候到了，祖父。

老人：喂？

少女(聲音較大)：你吃藥的時候到了。(她站起來，從桌子上的瓶子裏倒出來一匙子藥。)

老人：藥嗎？我不想吃牠，孩子。

少女(在他旁邊)：啊，但是你必須吃藥，祖父——那是與你有益的，你知道罷。

老人：喂，必須吃嗎？很好——很好——小心，小心——不要洒出來了——不要洒出來了。

(她把那匙子藥放在他嘴裡，他就把牠吃了。)

少女：噯！你吃了藥，就覺得好些罷。

老人：髒東西——髒東西。希望你不要活到吃藥的年紀。擦一擦我的嘴。

少女（用手絹擦他的嘴）：噫呀，怎麼樣不好聽的話呀！你不願我早死，你願意嗎？

老人：我不知道，但是你要早死，你必更加快樂——你若早死，你必更加快樂！你活到了我這麼大的年紀，什麼快活的事都要忘記了——許多別的事也要忘記了。現在回憶往事，實在傷心。許多的事——許多的事，我都忘記了

少女（回到原處，坐下作工）：噢，你不要說那樣的話罷！啊，你是全村最老的人，我們大家都替你誇口。

老人：噫，是的一是的！是的。我想我是的（笑了一個老人式的冷笑。）那是真的，以前大家都說老約翰司米特斯一定比我活得久！但是他是過去了——可憐的人呀，他是過去了——這五年呀，他們告訴我。我反倒比他活得久些——我反倒比他活得久些。我總是不讓步的。替我誇口，你呀？誰替我誇口呢？

少女：噯，人人都——父親也——

老人：替我誇口嗎，他——他？喜歡誇的口事，我敢說——我們都喜歡家裡有那樣的事——以前我也喜歡那樣的事。我小的時候，我常誇威爾叔父打完了仗的時候，混上了一隻木腿。替我誇口，他嗎？好罷，他以前很愛我。但是像我這樣的老而衰弱的傢伙，還有誰愛呢——像我這樣東倒西歪的老頭，還有誰愛呢！他現在替我誇口——呀，——好罷——他說——好心腸的人兒，也就夠了！還有你的母親——她也替我誇口嗎？

少女：啊，好罷，祖父——她自然替你誇口！

老人：好罷——她自然替我誇口。她還讓鄰人替我誇口。她向來不大愛我——她常常誇她自己，用她自己的方法——用她自己的方法。

受不了什麼人的憐恤——受不了憐恤——也不會憐恤人。她就是這樣替我誇口罷？你——你呀，你也替我誇口嗎，孩子？

少女：你問得多麼可笑呀！你知道，我是最愛你的，祖父。

老人：哼——你以為你那樣想——替我挪一挪椅墊——我的背又疼了——你覺得你是那樣。（少女替他挪了挪墊子，就回到原處。）  
你覺得你是那樣——你太年輕，你才那樣想。天氣怎樣？天還好罷——哼？

少女：噢，是的——天氣好得很！太陽很亮——

老人：我想我會看一看。我可以用手試一試，我想。

少女：還有那些小鳥，叫得好聽極了——樣樣東西活着，似乎都是很高興，很快樂的。我可以把窗戶稍微開一面，讓你得一點風——那風是很和煖的——還讓你聽一聽鳥叫嗎？

老人：別，別——我全聽不見，無論窗戶開不開——牠全然和沒有什麼聲音一樣。我小的時候，常常作詩——有幾首還在本州的報紙上發表過——論及鳥鳴——現在呀，我全然聽不見了。

少女：今天園子裡特別好看——前一兩天，經太陽一晒，所有的花都長出來了——還有那些蜜蜂在那里採蜜。

老人：我是看不見的，你若開了窗戶，我一定要受涼。

少女：怎樣，今天這麼熱，還會受涼嗎？

老人：是的，但是不管天氣怎樣，我總是會受涼的，現在我許久——許久沒有到園子裏去了。誰照應園子？你把花種了——把玫瑰剪了嗎？——

少女：啊，是的——我都親自做過了。

老人：哼？你父親親自做過了嗎？

少女：不是的——我親自做過了，祖父。父親說，他不願意操花園的心——他說那是青年人，或年紀很大的人的事情。你想，他頂愛打「高夫」球，自從這門新功課開了班。

老人：喂，是的——自然——自然。在他是太少了——在我却太多了——我嗎，太多了。他打球的時候，磨房只好自己照應自己了——我以前不是那樣——我以前不是那樣。

少女：我讀書給你聽，你樂意嗎？我的針線已經做完了

老人：念書給我聽嗎？是的——是的——如果我聽得見，我是很樂意的——但是你還沒有念了一頁，我也許就要睡着了——我也許就要睡着了。我睡得太多了——我儘管睡覺。我還要睡覺。

多女：那不要緊。

老人：哼？不要緊嗎？在你是不要緊的——啊，是的，我敢說，你很想叫我睡着——自然的，孩子，自然的。但是，在我是要緊的，你想。我知道我要睡覺。那麼——那麼——你給我念罷——給我念罷。

少女（站起來，走到書架旁邊）：念什麼呢？

老人：哼？我不知道。念詩罷——那是最快的——那是叫你快快睡着的——你老的時候，詩的韻律能讓你快地睡着。我小的時候，常常整夜坐着作詩。喂，孩子——把我自己的詩集拿來好了——就是本州的報紙上發表過的——牠們統統粘在一個本子上——如果你樂意，就把牠念幾節得了——好叫我睡覺——

少女：但是牠不在這里，不是的嗎？我向來沒有見過牠——

老人：沒有——沒有人愛牠——他們說我是一個笨蟲，不過白費時間——也許他們是說對了。但是我常常自己讀牠，有時整天晚上讀

牠。跑到我的老房子裡，你就可以把牠找到——在那隻皮箱裏——正在箱子底下，除非你母親收拾東西的時候把牠扔了——我多年沒有看見牠了，而且她收拾東西的時候，是喜歡把東西扔了的。

少女：好罷，祖父——我去看看——

（她從房子裏出去。老人在日光照着的椅子上坐着，不住地打盹。他睡着了。少女帶着一本書回來。）

少女：我找到了——但是牠太髒，我必須把牠弄乾淨了。

（她仍然回到原處。）

老人（吃了一驚就醒了）：喂？喂？找到什麼？

少女：哦，你叫我去找的那本書，祖父。牠在那個破箱子裏，被許多廢物埋着——灰土有幾寸厚。

老人：啊呀，是的。是的——是的——我敢說。很久了——很久了。

少女（打開書）：我念什麼呢？

老人：你打算念嗎？

少女：祖父，你剛才讓我上樓，去取這本書。書中有你往年所作的詩。你讓我讀給你聽。我從那里念起？（翻了幾頁）怎麼——

老人：喂？喂？

少女：怎麼——書裏有兩頁，中間夾有一朵花。

老人：花嗎——哼？花嗎？

少女：是的。牠粘在一張紙上——那紙以前是白的，現在因為經過的日子太久，變成黃的了。牠太舊了，我不敢摸牠。如果我把牠動一動，恐怕就要弄得粉碎。

老人：一朵花嗎，哼？一朵花——在我的書裏——

少女：紙上還寫的有字——鉛筆寫的。牠褪色褪得太很了，叫我沒有法子念。

老人：讓我看一看——不必——有什麼用處呢？我幾乎看不見日光——你的眼睛還看不見——我更看不見了。

少女：等一會兒。我相信我略略地可以看出來一點。牠是寫在那朵花所壓着的紙片上面——乾的時候，都弄髒了。寫的好像是：『最美的一——最美的一——天下女子中——天下女子中最美的。』我看出來了。『這是一——天下最美的女子。』以下寫着的還有關於心的話：『關了的心呀——那永久是她的了。』

老人：那是誰的筆跡呢？

少女：你的，祖父——正像你平日的筆跡，不過寫得不像那麼顫動罷了。

老人：再說給我聽——再念給我聽——牠說些什麼？

少女：『這是一——天下女子中——最——美的。』以下寫的是『地上關閉了心呀——那永久是她的了。』

老人：我以前好像也聽過這幾句話。我也許記得——那好像很熟的話。你敢說那真是我的筆跡嗎？

少女：我想是的，祖父。

老人：呀，好罷——你活到我這麼大的歲數，回憶往事，是最傷心的。我想不起來——不——不。那是什麼花呢？

少女：我不知道。牠的顏色褪得太很了。看牠的樣子，也許是一朵蓮馨花。

老人：蓮馨花嗎——哼？再給我挪一挪墊子——我的背又疼了——今天很不好。蓮馨花嗎——蓮馨花嗎？哼——哼——我差不多……



似乎……記得……一點……不……不……很可笑的——我想不起來了。那好像什麼東西的影子似的，徒然叫我頭疼。她是誰——哼——她是誰？

少女：哼，是祖母，自然的。

老人：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她不是你祖母。她長得很好看——長得很好看……不是的嗎……哼？是的——我的妻長得很好看——

少女：是的，祖父，她的金黃色的頭髮好看極了——母親常常對我提到她。

老人：我想她是有那樣的頭髮的。現在，我的記憶力不大好——但是我想她的頭髮很好看。記憶力不大好。但是這一位——她是黑的——她是黑的——

少女：那麼，你記得她了？

老人：我希望記得——我希望記得。

少女：你沒有和祖母往來以前所認得的什麼人罷？

老人：噯，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還在認識她以後。還在經過很長時候以後。這是天下女子中最美的——我忘記了——我忘記了。那樣的人很多——我常常為女子所苦。她們不能叫我安心——

少女：祖父！現在我明白母親的意思了——噯，一點也不明白。

老人：是的，她們磨難我——她們磨難了我。你想她們現在還肯再來看我嗎，你想她們肯嗎——哼？哼？我是強壯的人，孩子——又大，又高的漢子，正如你的情人湯模——不過還要漂亮些——還要漂亮些。有人告訴我，他們村子裡的人叫我漂亮的威爾——漂亮的威爾。現在呢，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覺也覺不着，

動也不能動，記也記不得——記也記不得。我坐在這裏打顫，打顫，打顫，直等到顫死爲止。是的——我像湯模——湯模也像我。

少女：噯，他不像你的！

老人：湯模所有的力量，在他的皮膚下面，他是像我的——所有的力量。我們都要老了。

少女：啊呀——你把我嚇壞了！

老人：哼？這是天下女子中最美的——我對於她什麼也記不起來了——我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她叫我頭疼。

少女：湯模總不會忘記我的。

老人：他這樣說過麼——這樣說過麼？

少女：她還起過誓的！

老人：哎，我敢說，我敢說。他的意思是不忘記你的，也許，也許。

但是——哎，我若繼續想下去，我的老大的頭腦也許會破裂的，一朵蓮馨花嗎，你說的，喂？喂？

少女：是的，祖父。

老人：牠們是春天摘下來的——我記得了。是的——是的——啊，現在——我起始……春天……那年春天……她是誰呀？她是誰呀？我似乎……黑頭髮……黑頭髮……黑眼睛……大眼睛……哼？紅色的嘴……很軟的……一棵樹……高大的叢林，蓮馨花就在那裏長着……她還和我接吻……和我接吻。爲什麼？她爲什麼和我接吻呢？時候很久了——我想我認識她很久了——很久了——多年了。我想我愛她——但是爲什麼……什麼時候？在那裏？她是誰？我在這屋子裏這樣打顫，已經有十年了——不是的嗎——喂？

少女：是的。

老人：好罷——我似乎記得我初坐在這裏的時候，我還想念她——還想念她——而且想念得很。這時我的心眼好像看見了她，我想，……我知道她什麼樣子……但現在全然都消滅了……全然都消滅了。我都不記得了。

少女：但是，祖父——祖母呢？

老人：噯，我從來沒有那樣愛過你的祖母。沒有，沒有。她是賢妻——賢妻。但是這一位——她又是誰呢——？天下最美的婦人……生命中有了傷痕……縱然你記得……女子是奇特的——是奇特的。你的祖母……我敢說她用她的方法愛我……但是……好，好，她有她的宗教——那種宗教有益於她，那是無疑的……女子有兩種……一種是悲劇性的……一種是面帶笑容的……你的祖母是悲劇性的。這位女子……乃是另外一種的……

少女：哎呀！（她坐在那裏，很驚駭地望着他。）

老人：是的……就是那樣。我現在記得了。她是黑的。她屢次照着自己的樣子，是很憂愁的。只要看一看她，我就高興了……我記得我曾告訴她……她也很喜歡。噯，若是我記得……只要記得一點……她現在死了，我想……是的，我想她是死了。那時我豈不是剛要……或者停了許久才坐在椅子上嗎？她也越長越老了，你看我們等了又等……等了許多年……許多年……她却死了……像那樣……天下最美的婦人……（他打起盹來。）

少女：祖父——你要睡覺嗎？

老人（吃了一驚）：喂？喂？我不記得她的名子……（他又打起盹來。）

少女：祖父——你吃藥的時候到了。

老人；喂？我不想吃藥。小心——小心——不要灑出來了。（把她所給的藥嚥了。）你的祖母——擦一擦我的嘴——

少女..上帝在他的聖經裏告訴我們將要。

老人：我或許還要見她——天下最美的婦人……我忘記了她的模樣……但是好像上帝的聲音，那，有一點兒……天下最美的女子（他打起盹來）……永久……我不記得……她的名子。

（他睡着了。）

Translated from "31 Stoies by Thiry and One authors" PP.261—69

## 譯 屑

—李安宅—

I

法人 G. Joubet 語

教育：

童子需要模範，比需要批評者更重要。

教育應該和婉而堅毅，不應冷酷而鬆懈。

教育孩童，思及其長。

人將青年人僅僅看做學生；我則在他們裡面也看見青年人。

教授乃是第二遍的學習。

將一切人的教授法都分了來，是對於聰明人有極大益處的事：  
：因為他可因此與旁人多所接觸。

家庭：我們擇配，所選的人，得是：假若她是男人，是我們所要與之

爲友的人。

我們須將天鵝絨服在裏面，所以我們對待家中所同居的人也要最可人心。

使人喜歡而得快樂是合法的；以力服人而得滿足是可憎的。我們要有察言觀色，容許旁人底思想發揮盡致的習慣。我們所要自負的是合理，不是不錯；是誠實，不是絕對無誤。

得人之信服比以力服人好。

在說一個名人的壞話以前，頂好候着他已作了壞事。

每件東西都有一個小供給，而沒有過剩，——這就是節制，智慧，和知足的鑰匙。

——英譯見 The World Best Literature——

## II

### 英人B. Shaw 語

**金科玉律：** 勿以己之所欲，施之於人。人之口味，不必一樣。

永勿拒絕試探；證明一切事物，抓住好的不要放鬆。

不要愛隣如己，你要對於自己過得去，則你愛隣如己，

便是鹵莽，你若對於自己尙且過不去，則你愛隣如己，便是毀傷。

金科玉律，便是說世上沒有金科玉律。

**崇拜偶像：** 政治的藝術，就是將偶像的崇拜組織起來。

分部政治所有的是官僚；貴族政治所有的是偶像；民主政治所有的是崇拜偶像者。

民衆不能了解官僚，只能崇拜國家的偶像。

野蠻人頂禮木石的偶像；文明人頂禮血肉的偶像。

有限度的專制是將木偶的惰性和肉偶的可信性混合起來的方法。

木偶不回答農夫的祈禱時，他打牠；肉偶不滿足文明人的希望時，他割掉牠的頭。

弑君的人和爲君而死的人，都是同樣的偶像崇拜者。

自由與平等： 凡將政治自由和隨便，政治平等和雷同，混在一起的人，都是沒有用過五分鐘的思考的人。

沒有無條件的事，所以沒有絕對的自由。

自由的意義是責任，那就是大多數人怕它的原因。

以爲上校一定要比正副目是個較好的人，其頭腦的不清楚等於以爲拱心石一定要比覆供石是個較堅的石。

自由弄得糊塗了事，所以服從也就不分皂白。

平等是每部社會組織裏的根本條件。

「上頭」對待下人的關係之間，沒有禮貌的餘地。

教育： 當一個人以其所不知教授沒有習之之趣的旁人，而給與深造證書的時候，這個受教的人，已經畢了「上流人之教育」的業。

愚人的腦子，將哲學化成愚蠢，將科學化成迷信，將藝術化成纖巧。大學教育就是這樣。

教養最好的孩子，是能見出父母之真相的孩子，虛僞不是父母的第一義務。

最下等的戕賊人性的人，就是範疇小孩之人格的人。

在大學裡每件大作，都要等着作者養成了公平的判斷和美滿的智識，才始去作。設若一匹馬，能够等候牠的鐵蹄到這麼久而預先付價的話，則我們的鐵匠，都要成爲大學各系主任了。

能的去作，不能的去教。

博學的人就是以讀書殺時間的閑人，要小心他那偽的知識，它比無知更屬危險。

行動是知識的唯一道路。

愚人都相信他的老師教給他的東西，而名其信念曰科學或道德，其信實的程度就像他底父親管那些叫做天之所啓一樣。

對於自己的文言完全精通的人，沒有再能精通第二種文言的。一個純粹的專門家，在嚴格的意義之下，沒有不是呆子的。除非你很相信你的孩子不致于太認真，你頂好不要給他們以道德和宗教的教訓。

頭銜：頭銜使庸人出色，使君子不安，而爲小人所羞辱。

偉人拒絕頭銜，因爲他們忌恨牠們。

敬信：沒有完全可敬信的人；但每個實在人都有一個主要可以敬信之點，有些次要可以敬信之點。

自己尙無敬信，不能敬信旁人；要保持自己清潔光明，你自己就是藉以覘望世界的窗戶。

你的話永遠不能可靠，因爲你的記憶永遠不能像你的敬信那樣靠得住。

怎樣打孩子：你要打孩子，必要在盛怒之下去打，就是打成殘疾也不

要緊。冷靜裏的把掌，永遠不能被原宥，也不應該被原宥。

你若爲取樂而打孩子，則要老實地這樣說，而按着規矩去玩這個遊戲，就像獵狐者之守規矩一樣；這可以比較地壞處少些。獵狐者沒有下賤到假冒着去教訓狐狸不要偷雞的，也沒有假冒着悲傷狐狸之死比狐狸自己還要烈害的。要記着，就在打孩子這件事，也有爽快的辦法，和下賤的辦法。

宗教： 小心他的神在天上的人。

人的信仰不以他的教條來證實，而以他那慣常行爲所根據的思想來證實。

善與惡： 一個人所有的某種善或惡，只于表明他有那種善或惡，絕對不能表明他也有某種旁的善或旁的惡，在想像中兩者聯想得怎樣密也是不行的。

善不在乎避免惡，而在乎不有惡的欲望。

自制不是善：它只是「慎重」作在「卑鄙」上的影響。

服從之冒爲下人，就像怕警察之冒爲誠實一樣。

不服從是最稀罕最勇敢的善，然與忽略幾乎永遠混在一起，不知忽略乃是最懶最普通的惡。

惡就是虛耗生命。貧困，服從和不生育是衆惡之首。

經濟是將生命弄得最值的藝術。

愛經濟是萬惡之根。

偉大： 偉大不過是藐小之感的一個。

一個天使在天上，並算不了怎麼一個人物。



偉大是俗世間對於神聖所下的名稱；偉大與神聖不過表示離開我們的東西罷了。

偉人而能使我們了解他，則我們必要絞死他了。

我們承認，當我們所崇拜的神聖顯示自己而使我們能夠了解他的時候，我們已曾將他釘在十字架上了。

對於數學家，十一不過代表一個簡單的單位；對於知數不出十指的蠻民，就是不可勝計的億兆了。

最淺膚的按步就班的人和最深湛的思想家，其不同之點，于後者觀之，微乎其微；于前者觀之，却不可度量了。

在愚的國裡，有天才的人變成神祇：誰都崇拜他，誰都不按着他的意旨去作。

完美的君子：君子人最要命的保留案就是他肯犧牲一切以赴名譽，但不肯把他的溫良恭儉讓施行出來。

當代的君子，就是一個有錢的人，他所作的事都是每個混人所要作的事，只要他也有錢辦得起：那就是消費而不生產。

近代的君子之德，其真實的診斷就是寄生。

物質的成就或精神的成就，不管怎樣費事，都贖不了寄生的罪。

近代的君子非爲其國之敵不可。即在戰事上，他也不會執干戈以衛社稷，不過要保持他底侵掠勢力不要落于外人之手罷了。那等戰士之愛國，與爲骨而打起來的狗之愛骨頭，有同樣的意義。

北美印第安人是獵夫而兼武士之君子的代表，希臘盛

時之雅典人是受智能和藝術之訓練的君子之代表。兩者在政治上都是失敗者。近代的君子，既無前者的艱苦，又無後者的文化，但有合二者之成的欲望：他們所失敗者，他也不會成功。

凡相信教育，刑法，畋獵的人，只要有財產，就可稱為近代完善的君子了。

有限度： 有限度的本身，未曾受過讚美。

一個有限度的誠實男人，娶上一個有限度的忠實女人。

兩者都有限度的喝點酒，居在一個有限度的適於衛生的房子裏：這就是中流社會之真實的單位。

情理： 合乎情理的人，將自己適應於世界；不合乎情理的人，生要將世界適應於自己。所以一切的進步都要靠着不合乎情理的人。

聽從情理的人倒霉了：凡無制服情理之毅力的人，都被情理所奴役。

不踰閑： 不踰閑是踰閑和緘默的同謀犯。

——經驗——

人的智慧不與其經驗成比例，而與其接受經驗的量成比例。

我們若由區區的經驗就可學得甚麼，倫敦的石頭就會比那裏最智慧的人還智慧了。

——好意——

地獄是以好意而建的，非以壞意而建的。

一切人都是好意。

——時間的報復——

我們稱之爲獸的，當達爾文證明他們是我們的堂兄弟的時候，已經得到報復

作賊的當馬克斯判定資產階級之賊贓的時候，已經得到報復。

——天賦的權利——

文學碩士證明沒人有任何天賦的權利，但不得不承認自己有，而無待於證明。

生活的權力，若不常常受到攻擊，則會被誤用。

——慈善——

慈善是最惡作劇的貪淫。

專貧窮和疾病的人，是一切罪犯裏兩個最壞的罪犯之同謀者。

施與，不是用自己所賺的錢，是用他人的勞力作慷慨的事。

真純仁愛的人都憎惡布施和行乞。

——聲譽——

生活將一切人放到水平線上：死亡便將卓越者顯示出來。

——社會問題——

不要把時間虛耗在社會問題上。所患於是貧人的是貧窮：所患於富人的是無用。（貧窮與無用都解決了，社會問題就解決了。）

——怪話——

我們聽說耶和華創造了世界，他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他現在要說甚麼？

將蠻野人變化入於基督教，乃是將基督教變化成了蠻野。

沒有敢將自己所想的說到對於自己都顯着是極端論者之程度的人。

“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康之身體”是一句蠢話。健康之身體乃是健

康精神的產物。（精神光明的人不會有隱秘的疾病）

退化只在戴上進化之面具的時候，才會找到走狗（現在作退化之走狗的有多少？）

進化的時候，高向的人成功，因為那是事之必然；退化的時候，卑鄙的人成功，理由也是一樣：所以世上沒有不對當代的成功而手舞足蹈的時候。（世上永遠有人成功）

以為世界對他不過的改革家，處處遇到對世界不過的人。

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是棍徒。

青年被原恕了一切，但絲毫沒有原恕了自己；老年原恕了自己的一切，但絲毫沒有被原恕。

當我們學着唱歌“不列顛將永不再為人底主人”的時候，我們就要剷除了奴隸制度了。

不要將反對戰敗誤會成反對打仗，將反對自己作奴隸誤會成反對奴隸制度，將反對不如你的鄰居那般富誤會成反對貧窮。懦夫，頑夫，妬夫都能同你一樣這麼反對的（只要僅僅反對前者而不反對後者）。

要注意得到你所愛好的東西，不然你要被強迫去愛好你所得到的東西。沒有空氣可通的地方，新鮮空氣就被宣告為不合衛生；沒有宗教的地方，偽善就變成正行。沒有知識的地方，無知就自命為科學。

歷史既老重復，意表之外的事又常發現，人怎樣能夠受學於經驗呢？

了解惡的人，恕惡：憎惡惡的人，除惡。

後天習得的禮教比先天秉賦的本能尚屬強固。為寺院和尼庵招致人去修持，比使回教婦人在廣眾面前露出嘴來，或使英國的官員戴着

打“高爾夫球”的帽子在五月的下午走過磅得街去，還要容易。

中國人剪去雞的翅脖以訓雞，摧殘女子的腳以訓女子。環周腿腕的窄裾，也可達到同樣的目的。

被你打一下而不還手的人，你要小心他：他不恕宥你，也不許你自己恕宥自己。

兩個挨餓的人不能比一個人餓上加倍；但兩個棍徒就可比一個人惡上兩倍了。

靠十字架伴你的拐仗；但若看見旁人也要那樣辦的時候，你要小心他。

——見人與超人——

## 袁枚的文論類抄

李振東

這篇東西，是我作清代的三個批評學者袁枚的時候，抄錄下來以備自己引證的，原沒有再把牠發表的必要；不過袁枚的著作非常浩博，要想專找他的批評學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從他的隨園詩話及各集書札詩序各部分裡，把他的批評學說的精華錄出，亦未嘗完全無益於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人。以下各節，凡沒有說明出處者，均係隨園詩話。所分的類，是就其性質相近者，並沒有嚴格的區別，論天才裡或者論到性靈，論性靈時亦有提及天才，不必拘於門類。本篇所錄依據隨園三十二種，內中錯字屢屢，雖詳加校對，恐亦難免有誤，讀者肯加指示，不勝感謝。

## 天 才 論

## 一

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精者正中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與鵠相離不遠，其下焉者，則旁穿雜出，而無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

## 二

詩如言也，口齒不清，拉雜萬語，愈多愈厭。口齒清矣，又須言之有味，聽之可愛方妙。若村婦絮語，武夫作鬧，無名貴氣，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風趣，而嚶嚶然若人病危，不能多語者，實由才蒲。

## 三

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闕與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為大也。作詩者，必知此二義，而後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

## 四

王荊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荊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拘執，故琢句選詞，迥不猶人。詩人貴溫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絕幽，自墮魔障。其平生最得意章句云「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為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然荊公恰有佳句如：「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可謂生平傑作矣。

## 五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

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艷。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詞，讀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 六

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搆思，全憑天分。往往古今人持論，不謀而合。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趙雲松論詩云：「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大事七分天」，

## 七

詩不成於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能吟；其人之天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同一石，獨取泗濱之磬；同一銅，獨取商山之鐘；無他，其物之天殊也。舜之庭，獨臯陶賡歌；孔之門，獨子夏，子貢可與言詩；無他，其人之天殊也。劉賓客亦云：「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至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死生之殊矣。……余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而人之後天有詩，于是以門戶判詩，以書藉炫詩，以疊韻次韻險韻敷衍其詩，而詩道日亡。（何南園詩序）

## 八

今夫越女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者，非也；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雲松之於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即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

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鷲，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鬪靡。（趙雲松甌北集序）

## 九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尙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藉，運心靈，才之不可已如是。（蔣心餘藏園詩序）

## 十

余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思落花詩云：「浩劫信於今日盡，痴心疑有別家開」。廬全云：「昨夜醉酒歸，仆倒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宋人做之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却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門。」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欄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痴心欲掉畫圖看。」妙在皆孩子語也。

## 性靈說

## 一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況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裡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 二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尙有用定後，不慊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 三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生吞活剝，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藥，花之至富麗者也，剪綵爲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後可以論詩。

## 四

改詩難于作詩，何也？作詩興會所至，容易成篇，改詩則興會已過，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十力萬氣，求易不得，竟有隔一兩月于無意中得之者。劉彥和所謂「富于萬篇，窮于一字」，真甘苦之言。荀子曰：「一人有失針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即眸而得之之謂也。

## 五

凡古人已亡之作，後人補之卒不能佳，由無性情故也。

## 六

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常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於詩之傳，並無意於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爲至，與今人之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悞矣！

## 七

千古善言詩者，莫如虞舜教夔典樂曰：「詩言志」，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離乎本旨也。曰：「聲依永」，言聲韻之貴悠長也。曰：「律和聲」，言音之貴均調也。知是四者，于詩之道盡矣。

## 八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掘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儘可鋪排，何必借詩爲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於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美」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轡線，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掘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吟痴，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鐘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 九

三百篇不著姓名，蓋其人真寫懷抱，無意於傳名，所以真切可愛；今作詩有意要人知有學問，有章法，有師承，於是真意少而繁文多。

## 十

無題之詩天籟也，有題之詩人籟也。天籟易工，人籟難工。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皆無題之作，後人取其詩中首面之二字爲題，遂獨絕千古。漢魏以來，有題方有詩，性情漸漓。至唐人有五言八韻之試，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遠。且有賦得等名目，以詩爲詩，猶之以水洗水，更無意味。從此詩之道，每況愈下矣。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真色，詩到無題是化工」，略見大意。

## 十一

漢軍劉觀察廷璣，號葛莊，康熙間詩人，或嫌其詩過輕俏，然一片性靈，不可磨滅。漁家云：「一家一個打魚舟，結得姻盟水上浮，有女十三郎十五，朝朝相見只低頭」。偶成云：「閒花只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鮮」。

## 十二

詩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則精神衰惹，往往多頽唐浮泛之詞。香山放翁，尚且不免，而況後人乎？故余有句云：「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

## 十三

浦柳愚山長云：「詩生於心而成于手，然以心運手則可，以手代心則不可。今之描詩者，東拉西扯，左支右梧，都從故紙堆來，不從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吳西林處士云：「詩以意爲主人，以詞爲奴婢，若章少詞多，便是主弱奴強，呼喚不動矣」。二說皆妙。

## 十四

文以情生，未有無情而有文者，韻因詩押，未有無詩而先有韻者。余雅不喜人以一題，排挨上下乎作二十首，敷衍湊拍，滿紙浮詞，古名家斷無此種。至於上用秋字，下用花字，如秋月，秋雲，桃花，桂花之類，連縣數十首，是作類書羣芳譜，非詠詩也。

## 十五

足下謂詩，講體格二字，固佳。僕意神韻二字，尤爲要緊。體格是後天，空架子可仿而能；神韻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強而至。木馬泥龍，皆有體格，其如死矣，無所用何？前明何大復言「古人詩，皆可歌之賓宴，杜詩只錦城一絕可歌，餘皆不入律，故宋人稱爲邨夫子。

」此言亦係偏見。三百篇變風變雅，原不入笙歌也，然於情韻一字，却有見到處。(再答李少龍)

### 十六

陸魯望遇張承吉丹陽故居言：「祐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余深愛此言。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語古人都已說盡，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也。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開口便有一定分寸，貼切此人此事，絲毫不容假借，方是題目佳境。若今日所咏，明月亦可咏之，此人可贈，他人亦可贈之，便是空腔虛套，陳腐不堪矣。

## 博學與創作

### 一

夫文章猶草木也，草木之性，先有春花，方有秋實。聖人之教，先須博文，然後約禮。今足下未發春華，先求秋實，未博於文，先思約禮，此其所以氣不能充其體，筆不能宣其意，字字臥於紙上，奈何！（答孫備之）

### 二

少陵有讀破萬卷之說，不知「破」字與「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讀書作文之法。蓋破其萬卷，取其神非囫圇用其糟粕也。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採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讀書如喫飯，善喫者長精神，不善喫者生病瘤。

### 三

人閒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

## 四

用巧而斧鑿痕，用典無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若初學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費心，肯用典，方去讀書。

## 五

東坡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於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接，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過早，晚景窮也。

## 六

作古體詩，極遲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近體詩，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蓋古體地位寬餘，可使才氣卷軸，而近體詩之妙，須不着一字，自得風流，天籟不來，人力亦無如何。今人動輕近體而重古風，蓋於此道未得甘苦者也。葉庶子書山曰：「子言固然，然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知言哉！

## 七

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爲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

## 八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余聞之笑曰：且勿論建安大歷開府參軍其經學如何，只問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窮何經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詩獨絕千古，而讀書不求甚解，何不讀此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夫六經三禮，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慕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竟全大誥」，此數言振聾發聵，想當年必有迂儒曲士，以經學談詩者，故爲之語以曉之。

## 九

劉知幾云：「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木，不能運斤；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不能屯貨」。余以爲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至於腔調塗澤，則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後矣。

## 十

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方可謂之真詩；若有心矜眩淹博，便落下乘。

## 十一

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否則，俚鄙率意矣。大白斗酒詩百篇，東城嬉笑驚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若認以爲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僅存若干；且可精選者，亦不過十分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惟糜惟芑美穀也，而必如舂揄揚簸之功，赤澆之銅良金也，而必加千辟萬灌之鑄。

## 病 摸 擬

## 一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沒一字無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元微之稱少陵云：「憐渠直道常時事，不着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證二人生平所讀之書，頗爲不多，班班可攷，亦從不自註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

## 二

宋史嘉祐間，朝廷頒陣圖以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慮有愆事者」。技術傅錢乙，善醫不守古方，時時度越之，而卒與法會。此二條，皆可悟作詩文之道。

## 三

歐公學韓文而所作全不似韓，此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也。公學韓詩而所作詩頗似韓，此宋詩中所以不能獨成一家也。

## 四

司空表聖論詩貴得味外味。余謂今之作詩者，味內味尙不能得，況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爲第一着。鄉黨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能詩者其勿爲三日後之祭肉乎！

## 五

爲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則自恃，恨用之病多，孔子所以無固無我也。作詩不可以無我，無我則剿襲敷衍之弊大，韓昌黎所以惟古於詞必已出也。北魏祖瑩云：「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不可寄人籬下」。

## 六

高青邱笑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詩者像生花之類，所謂優孟衣冠，詩中之鄉愿也。譬如學杜而竟如杜，學韓而竟如韓，何不觀真杜真韓之詩，而肯觀僞杜僞韓之詩乎？孔子學周公不如王莽之似也，孟子學孔子不如王通之似也。唐義山香山牧之昌黎同學杜者，今其詩集都是別樹一幟。杜所伏膺者庾鮑兩家，而集中亦絕不相似。蕭子顯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陸放翁曰：「文章切忌參死句」。黃山谷曰：「文章切忌隨人後」。皆金針度人語。漁隱叢話笑歐公如三

館畫筆，專替古人傳神，嫌其描也。五亭山人嘲鸚鵡云：「齒牙餘慧雖偷拾，那識雷同轉可羞」。又曰：「爭似流鶯當百轉，天真還是一家言」。

## 七

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答葢園論詩書）

## 文學與性愛

## 一

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奩絕調，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沈歸餘尚書選國朝詩擯而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書難之云：「關雎爲國風之首，卽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艷不逞，爲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也。

## 二

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抗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耶？

## 三

宋沈朗奏關雎夫婦之詩，頗嫌狎褻，不可冠國風，故別撰堯舜二詩以進。敢翻孔子之案，迂謬已極，而理宗嘉之賜帛百疋。余嘗笑曰：「易以乾坤二卦爲首，亦陰陽夫婦之義，沈朗何不再別撰二卦以進」



乎」？且詩經好序婦人，咏姜嫄則忘帝嚳，咏太任則忘太王，律以宋儒夫爲妻綱，道皆失體裁。

#### 四

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不必可解之情，而後有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婦喻友，由來尙矣；即以人品論，徐擒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浮豔，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

### 文 須 淺 顯

#### 一

漫齋語錄曰「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余愛其言，每作一詩，往往改至三五日，或過時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朱子曰：「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稿」何也？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黃山谷詩費詩多氣力，爲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有汪孝廉以詩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詩須傳五百年後，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日難傳，何由傳到五百年耶」？

### 忌 用 典

#### 一

余每作咏古咏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收，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剪而不逞也。

#### 二

博士賣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語。余以

爲用典如陳記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書舍，或宜山齋。有明窻淨几，以絕無一物爲佳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世家大族，夷庭高堂，不得已而隨意橫陳，愈昭名貴暴富兒自夸其富，非所宜設。而設之置械竅於大門，設尊罍於臥寢，徒招人笑。吳西林云詩「以意爲主，以辭采爲奴婢。苟無意思作主，則主弱奴強，雖僮指千人，喚之不動」。古人所謂詩言志，情生文，文生韻，此一定之理。今人好用典，是無志而言詩；好疊韻，是因韻而生文；好和韻是因文而生情。兒童鬪草，雖多亦奚以爲。

## 三

用典一也，有宜近體者，有宜古體者，有近古體均宜者，有近古體俱不宜者。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用僻典如請生客入座，必須問名探姓，令人生厭，宋喬子曠好用僻書，人稱孤穴詩人，當以爲戒。或稱予詩云：「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適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自台，唐音雖有不及，不敢不勉。

## 文學家與考据家

文章家如飛兔流星，超山越海，試問以某驛幾程，某程幾馬，其能知之乎？蓋不如是則滯矣。考据家如縫人量布，經紀算帳，分毫尺寸，絲毫必爭，不如是則漏矣。荀子曰：「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梅式如曰：「著作家如英雄豪傑立功業之人，自不能護細行拘小節。考据家如一鄉之良，一國之善，歿而可祭於社者，有一行之缺，人必非之。」

# 淚 書

Y 1

親愛的母親，

收到你的來信，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緒層疊在我的胸中，我已三反四覆地思量了，假如你一天不給回我人應享的權利，母親！我要離開你，永遠離開你——誦至這一句，你的珠淚將滴溜難窮，心神喪失了，然而不是我忍心的，乃是你迫我走的。

對於這件事，你所以爲我着急，無非是愛我，你以爲女子有了丈夫才得到歸宿的地方，你想我的靈魂有所寄托，你的愛何等深！然而母親，你錯了，什麼事可以依從你，惟有這件事我斷不能任憑你支配。

十二歲的時候我還在鄉間的私塾念書，一天隔鄰的三婆來和你談論別人的婚事，又提及某人夫婦不和諧，那時我正坐在你膝上，聽見這悲劇，便塞住你的耳，表示我一種幼稚的反抗，三婆看見，嘻嘻地說道：「珠女臉都紅了，差得遠哩，珠女將來要嫁個富豪的男子，」你向我微笑，我只低頭不語，

二十歲的時候，剛中學畢業，暑假回鄉我們非常快樂，你應許我和表姊北上求學，我更覺高興，可是過幾天，你就把我的婚事提起了，以爲男大當娶女大宜嫁是天經地義，那時我正是富於春秋熱心向學，聽見你的話，晚上哭了一夜，清早起來，眼腫如鷄子。母親，當時你看見你的獨生女兒的苦況，你也流淚了，於是把這事擱置了，我繼續升學了。

殊不過一年，暑假回鄉，媒婆拿了一個新從美國回來的青年的學生和相片給你，你看見他的相貌秀麗，又聽說他的家世豐富，心便搖

動，又把這事告訴我，我向你又說了一大套話，我說：「你如果愛你的女兒，便不應迫她幹不願爲的事，我有大學的程度我必自有主意，」迫於不得已，我就把你和父親的悲劇引出來，母親！我提起「父親」你立即眼淚汪汪了，父親不情，離棄你而寄身於無廉恥的妓婦，親愛的母親，難道你不記起這事麼？你想我受同樣的苦麼？

自後你沒有再提了，然而你在暗中進行，你的思謀何等秘密，母親！你比我勝一點的，不過長二十多年，難道這就是不能了解兒女的障礙麼？

昨天你竟然把那個青年的相片給我，誇獎他如何能幹，你雖然不告訴詳情，我也知道了，你把我定給那人了，定婚指環已接受了。

唉！母親事已至此，我不能不再坦白地告訴你了，你把你的愛兒配一個富家子弟，你以爲我是一個慕世貪榮的人麼？你以爲金錢就博得快樂麼？母親你看差了，父親不富麼？怎麼你整天含苦帶淚，我雖不認識那男子，然而從同學的口中我知道他的父親三妻四妾，他的行爲也不端正，男人犯了不貞的事，沒有果子結下，你就以爲他是貞潔麼？

那些人，衣裳楚楚，頭光滑如漆，舉動浮躁，言語不誠實，在我的眼中都有懷疑，他們全是光棍，朝秦暮楚。縱然他富有天下，給我享受世界一切的榮華，寧葬於江魚的腹中，我誓不願給他污辱我的靈魂。

我相信人類來這世界是有使命的，他宜有點供獻於世，鄉村的同胞也是人類，救國須先極出弱小的民衆，所以我定了投身於鄉村教育，改革鄉村不良的教育，這志向在我的腦中牢固而不可破。

母親！他是役於虛榮而我則要向民間去，兩者方正不能容，使我

捨了我的志向來從他，我的良心永遠會自責，我覺得我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使我的思想不能發展，志向不能成就。

母親！親愛的母親！我雖不順從你你我永不恨你，我只可惜守舊的性質在你的腦袋太堅，金錢的惡魔引誘力太強，你那種汪洋大海深的愛我永不能忘記，我現在正是向着先明的路前進，假如，能給回我應享的權利時，我會歸來，坐在你的懷裏，同唱天倫的樂歌。

我的手寫得酸了，我的淚泉也乾枯了，母親！你接到這封信時，你不必悲傷，保重！珍重！

兒 淚 書 四月五號

## 陰歷元旦記前幾天所見

陸 志 韋

中年的男子低着頭，  
在施粥的隊伍的尾巴上。  
南去了，災官和姐兒撤了走，  
他，他難道就吊死在車把上？  
今天是大年初一，  
他的胃在家裡休息。  
他揚着手，他乾的喉嚨叫，  
他顧不得別人的死活，  
他已經從三吊跌到兩吊，  
他顛着說「十六枚好麼？」  
今天是陰歷元旦，  
他管着西北風要飯。

## 在這樣的黃昏

落 漠

在這樣的黃昏，在這樣的橋上，  
她的情影曾徘徊在我的身傍，  
她說：「愛的，我願你永遠不要離開我！」

。 。

在這樣的黃昏，在這樣的湖畔，  
她的纖手曾緊按在我的胸前，  
她說：「愛的，我願永久這樣的安慰你！」

。 。

在這樣的黃昏，在這樣的橋上，湖畔，  
一切一切，依舊擺在眼前，  
只是我的人，啊，已在天之濱！

。 。

我的人，你會知在這樣的黃昏，  
你也想到在這樣的橋上，湖畔，  
如今落得孤零的我為你遠望而洒淚？

月

琴 綠 女 士

靜 默 默

柔 娟 娟

月兒伸下長臂  
撫慰人間。

月姊呵，  
成全你的愛心吧；  
彎下你的嫩臂，  
抱我去你胸前。

在那兒我將放開俗眼，  
俯察塵寰的一切；  
看那些暗爭明鬥的人們，  
在夢中縐眉慘惻。

我將展看我親愛的人們，  
體察他們生活的哀衷；  
我將與他們甜言密語，  
我將擁抱他們永不放鬆。

月兒呵，  
我胸中寫出片紙，  
用心靈作為箭弓，  
箭書飛去你的手上，  
可能為我作個多情的郵童？  
  
你為我送去那南海之濱，

你爲我速往那古城之野，  
 呵，那熱鬧的十里洋場，  
 那蒼翠的兩湖之邦，  
 那……………

……………

## 到我醒時

(Till I Wake)

英國 Laurence Hope 著

韋叢蕪譯

當我在壓氣的時候，請溫柔地，輕輕地，  
 在我的身上依偎，  
 躬着腰，好像黃玫瑰在北風裡低垂。  
 因此，當我醒時，——倘若我會醒——  
 我可以在我的嘴上保住你的接吻，

牠會催我進入夢境。

When I am dying, Lean Over me tenderly, Softly,  
 Stoop, as the yellow roses droop in the wind  
 from the South.  
 So I may, when I wake, if there be an Awakening,  
 Keep, whar lulled me to Sleep, the Touch of  
 your lips on my mouth.



## 經理部職員

部 長	劉啓泰
副 部 長	鄭林莊
廣告股主任	程家驊
定閱股主任	馬瑞斌
贈閱股主任	楊漪如

### 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細則

- 第一條 本部定名為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 第二條 本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出版委員會提名經全體會員選舉之
- 第三條 本部分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五股每股各設編輯員二人至四人由正副主任聘請之
- 第四條 本刊除暑假停刊三期寒假停刊一期外每月出版一次全年共出八期但於必要時得出合刊特刊或贈刊
- 第五條 本刊每期定為八十面至一百二十面特刊或合刊定為一百五十面至二百面但於必要時得增減之增刊面數臨時酌定
- 第六條 本刊文稿之徵集與修改由各股編輯員分別負責各股範圍以外之文稿由正副主任臨時特約專員編輯之
- 第七條 本刊每月十五日集稿二十日付印三十日出版但於必要時得變通之付印以前得開編聯會議討論該期之內容與形式
- 第八條 文稿之校對由各股編輯員斟酌辦理之
- 第九條 投稿揭載後酌贈本刊
- 第十條 本細則有未盡事項得由本部提交出版委員會修改之

## 總務部職員

主任	韓叔信	
副主任	楊 纘	
文 書	任守訓	
會 計	吳廣鈞	張惠文
庶 務	盧自誠	陳宜珍

## 月刊部投稿規則

- (一) 凡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研究，討論，介紹，批評，創作，翻譯，種種文稿，本部一律歡迎。
- (二) 本刊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請分段，加新式標點；於必要時並請逐段加小標題，以醒眉目。
- (三) 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附來；如有未便，亦請將原題，原著人姓名及原著名稱，卷數，頁數，用洋文詳細開來，以便對照。
- (四) 來稿務祈用毛筆或鋼筆膽清，紙張最好用方格紙，如用洋紙亦請每頁只寫一面；插圖更祈另紙繪就，以便製版發印
- (五) 本部備有稿紙，凡需要者，請來函索取。
- (六) 本部對於來稿，得加以增刪，或附以按語，其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 來稿揚載後，酌贈本刊一冊或數冊。
- (八) 本稿之未能即時發表者，本部當代為保存，留待下期之用，但經投稿人取索，亦得先行寄還。
- (九) 來稿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至於發表時用何名號，悉聽作者之便。
- (十) 來稿不拘國籍，性別；亦不拘校內，校外，一體歡迎。
- (十一) 校外來稿，請於封面上寫明「北平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字樣，並請貼以足額郵費，如有重要文稿，更望掛號寄來，以免中途遺失。

## 競進書社南紙文具店

精印中西名片仿古信箋揭棧字畫鐫刻牙石象皮圖章裝訂講義書籍  
出售新舊書籍各色紙張學校應用文具物品繁多不及備載如有所需  
請試購之開設海甸西街路西門首有石筆爲記借電二分局二十五號

## 德慶程大米莊廣告

本莊向在各埠採選最高大米粗細雜糧各地上等白麥各色粳米老米  
自磨自碾格外精細並經銷各牌麪粉定價從廉如蒙賜顧請向電話東  
局一七六五號本莊送貨員胡友直接洽當不致悞也

本莊設北平崇文門內溝沿頭中間路東門牌廿二號（電話  
東局一七六五號）

## 裕興合木廠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桌椅大櫃臺鏡木床書格及各式粗細木器選材地道做  
法精良並包辦大小建築工程定期不悞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設開成府道西門牌十八號

## 德成木廠王德裕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各種精細桌椅鏡臺床凳書格躺椅粗  
細木器以及飯廳傢具無不俱全並包修中西大小各  
式樓房油漆彩畫工精料實定期不悞

開設成府溝沿胡同南頭路西大門內門牌十四  
號

### 燕大月刊廣告價目表

### 燕大月刊價目表

零售	每冊定價大洋兩角五分	
半年	四冊大洋一元	
全年	八冊大洋二元 隨贈本刊副刊 (每周出版)	
等次	特等	優等
全面	四元	二元
半面	二元	一元
四分之一面	一元	五角

## 月 刊 部 啓 事

文藝專號稿，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共收到教員方面五篇，男同學方面六篇，女同學方面九篇。但大抵是短的，所以至少就量上講，現在還不能付印。只得稍待，萬望大家繼續踴躍賜稿。

本年月刊除此期外，預計還出兩期。關於政治，社會，經濟，哲學等稿件，依然十分歡迎，望速賜稿。

### 收稿者：月刊部諸職員

郭燦然(國文系) 李安宅(海甸) 劉廷蔚(男校一樓)

程育和(女校二院) 楊蘊端(女校二院) 劉席珍(女校一院)

于惠亭(校食堂) 李錫周(男校一樓) 陸慶(女校一院)

梁議生(女校二院) 馬仰曹(女校一院) 韋崇武(男校四樓)

# 未名新集

## I. 君山 (再版中) 定價七角

韋叢燕著連貫的情詩四十首，作者將初戀時期的熱情和幻夢，悲哀，用極新鮮的格調，歌詠出來。

林風眠作書面，司徒喬插圖十幅。

## II. 朝華夕拾 (再版) 實價五角半

魯迅著回憶文十篇。敘事從貓，狗，鼠，以至無常，時代從兒時到留學日本。這是作者用特創的風格寫的一部自敘傳。

陶元慶作書面。附插圖四幅。

## III. 地之子 實價七角

慕靜農著短篇小說十三篇。作者多自民間取材，寫不幸者的淒愴，負傷者的隱痛，在這新時代的前夜，很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出過去人羣的憂傷。

馬慈溪作書面。

## IV. 影 實價四角半

李霽野著短篇小說六篇。憧憬的情緒，幻滅的悲哀，從這不多的篇幅中充分的流露出來。

司徒喬作書面。

## V. 冰塊 (新出) 實價三角半

韋叢燕著雜詩集。讀過君山的人，倘若覺得作者在書中表現出寒與苦，有如春日的陽光和陰雲，那麼再讀這本冰塊時，將覺得這裏面似愛情；有如秋夜的細雨，這裏面慢唱的人生和遭遇，有如冬夜的寒風。

關瑞梧作書面。

北平東城 景山東街

未名社出版部印行

電話東局二四〇一